庚戌元月旬日抄

丁香歌

Korean fragment

丁香傳

讓寧大君卽太宗大王之長子也初封世子大君見三季氏有文王之德與仲氏孝寧大君將有讓位之心大君循有狂病多豪豪悍之輩侍危伐狐日事佃獵孝寧大君旣遊心外道日與僧尼之徒書給施善聚糧鳩財崇信佛法而兄弟俱以敗德終至於讓位第三季氏乃登寶位卽 世宗大王也眞爲東方聖人而兩大君可謂泰伯虞仲之德也自 世宗登極之后聖德流行大化隆洽時和年豐百物暢茂八域人民皆有熙皞之風矣一日讓寧大君言於上曰關西卽海東名勝地也山川秀麗景物甚佳臣願得三四月兩朔之由一往平壤乙密城中觀箕子之遺風因向成川登巫山十二峰仙景而還矣上曰關西素是花柳之鄕也或恐傷於酒色而不敢許也大君曰聖教如是伏

願臣愼酒色而亟矣上曰酒是狂藥着口心傷色乃妖狐
入眼魂迷雖操行之君子鮮不迷惑況少年男子氏情豪
蕩乎愼色之言汝未敢信矣大君曰殿下以友愛之情
過慮此至臣佈体聖念上不欺天内不欺心千万愼色
而遠矣上知其沛然難禁強勉許之曰若能愼酒色而
亟則汝母親迎於崇礼门而設三日宴矣大君不勝惶
恐曰聖教若是勤懇敢不奉副手因遂辭退即行嚴
關於沿路各邑及平安一道曰勿論老少以女為名之人若
視於眼前該守令當前祛仕判三工笔皆杖杀云矣各邑
守令見此關文皆云大君素有狂病誠可畏也下吏輩
莫不恐惧即為分付於坊曲之民狂大君行次時雖羸老
乞女切不現出而各别戒飭矣上自送大君之後内念於心曰

大君年少風度遂往關西佳麗之地俾玩山川之風物若不飲一杯不愛一色而空還則終必爲一生之遺恨矣乃下密旨於列邑曰若使一妓薦於大君能解客懷之策寔則其守令超二資不次擢用矣關西守令既見絶色之品關又奉薦色之令聖教兩袪之間莫知所宜百計無策皆曰聖旨雖不奉行猶可無罪責大君以威若爲犯之則事可判矣莫不畏縮而惟平安監司庶尹庭詢諸妓曰誰能身大君共爲枕席者皆曰亂席之口猶可近矣大君之威不可犯矣乳皆掉頭有一才妓丁香者年踰二八色冠關西而亦有奇謀恬然入奏曰使此名區不至無色矣遂獻奇謀（許妓）監司庶尹大喜之客舍正堂有毀破一墻恰似風雨所傷乃修墻外之一室以爲丁香之所處又擇通引中美姿容者鮮明其衣服而着之以待大君之行次矣一日大君行過

平壤乃華廡所行錦水清波泛歟敎笛處處羣松乃登大同
江門亭倚欄而嘆曰真所謂天下第一江山也又行於十字長街
左右傑閣縉縉如魚鱗之比而無一人之窺見者必是其戒飭之切
四八生居舍通望山川眼界無涯而南陰也舍繡戶紋窓玲
瓏前後綠竹烟烟欹曲娟娟而大君所坐之處席寶參太甚了無
一分異味俄而監司來謁於前乳進大卓珍羞異品無非佳
味也監司拱手而言曰甘紅露桂棠酒雖是此土美味四關之
下不可進呈而惟以綠蟻香醴敢此奉進亦甚未安大君曰酒
雖禁矣醴何足辭遂傾一觴味甚甘氣亦猶烈矣大君渴
喉之際從之其烈而亦不知喝仍酌數杯而止俄而監司啟
營日將夕矣滿城千家炊烟四起前面墻缺處人烟亦起而數
三通引左右侍立中有一兒衣服鮮明容貌甚美大君愛而問

之曰汝年為何其通引發曰今十五歲也大君內念於心曰吾既
知洛陽素多人物而未見如此兒美男子如此況女子乎方信
平壤為人物府庫也俄然自墻缺處有一猫含雞脚走入于大
君所坐之軒下後有一女子持杖逐猫忽至庭畔左右羅卒呵
禁乃出大君怒曰挐入其女〻年纔十八姿色絕妙素衣素
裳跪於庭下泣訴曰小女年今十八喪夫孤居未及半年矣厥
猫毛狀含去亡夫之上食雞脚故憤惋之餘不覺叩咸在上觸
冒犯此乞保殘命鸎語巧簧嫩聲悽惋言〻可哀聲〻可咽雲
髮鬢參鬖珠淚交腮芳容艶態可鎔鐵腸嫩語嬌音能解
石肝大君既見其容又愛其情怒氣冰泮不忍加杖憐而釋之
厥娥回身出去纖腰裊娜止如風前柳枝蓮步輕裳完若
歸上添花大君微笑方信人間有西子之句遂招通引美姿

寡者近前分付曰汝之官家不為謹敕致使村女冲犯尊威
監司府尹以下三五兄依閑文施行矣其通引俯伏近對曰
厥女即小人之妹也豈不聞官敕之嚴重只緣狂猫盜饌
私情所在忽心大急全忘嚴威至犯死罪是可憐幸賴
神明之澤特施放釋之典旌保殘命至今思之惟餘威凜
〻滿身生栗　又承本官勘罪之教分寡妹殘命少死本官
之手因遂掩泣流淚滿面大君免愛其兒之美又思其妹
之容而意欲詰之更問曰本官若有嚴敕予豈有此事之罪
犯乎通引又對曰平壤一府中皆汲江水為炊飲著彩服
水之女浣紗洴澼之人朋至十里程異姫拭女之手豈無
少加此行次之際無一人顧形者寔由官家申敕之截嚴也
薄命小妹全然忘却適犯死罪天何怨人何尤也小人願死

庭下以贖小妹之殘命大君曰此非本友之咎汝妹忘却之過也此時
正春三月也滿城華麗綠楊紅杏完若錦繡屏帳長欲遊
曳裊絲亭家竹家之蜂閙可知其琴娥弄妓之繁華也斜陽
在西嶝色生聊大君長退羅卒只率數三通引獨處若雁
所思乎惟逐猫之女妓也一陋殘娼遍覽四隅而獨不及於
所恨之人伊時請通引倒睡於房外惟身少通引押生而
問曰汝家富乎對曰父母俱沒家亦貧甚也大君曰然則汝
之衣服何如是美哉又對曰死无兄弟獨身一妹居缺墻之
外而妹自少慣針線獨步一城備作人衣捧價延命而活
着衣服皆出於少妹之手娚妹二人相依為命耳大君默念
於心曰色美体妙兼才女也而但落命其可惜哉又曰汝家大
乎對曰墻外蝸屋即小人之家而俄而墻外欵聲琴韻漸息

人謂馬嘶亦已時夜將深矣小通引亦垂頭而睡大君猶自彷
徊軒上因遂降階散步於庭下于時月色如晝星斗交輝
素衣嬌容長在於眼前泣訴哀音不絕於耳邊欲忘難
忘不思自思潛語於心曰吾穿見其家矣不進而自進歟
退而不退或恐人之知也趑趄者久矣時夜正午參商(ㅣ星名)橫天
万籟(ㅣ宵也)俱寂大君決意遂進一步二顧再步十顧亂乘足輕步
惟看復拜睨其已復至墻決處果有蝸屋一如通引之所言
矣大君即至其家捧繩攀而入一點灯火照於門隙遂穴窓
窺見乃嫦娥性於灯下飄然有衛仙君之態恩度真所謂沉
魚落雁之色閉月羞花之容也大君春心斗起狂魂火急乃
排窓而入嫦娥凹身一見乃容仪凹莊而若万丈之喬岳氣像
清越完如千仞之霓虹驚惶戰慄屛身房隅拜若細縷兮

言曰誰人夜入處女之房乎大君曰不是別人也即夕來大君也
其女左腕惶恨曰大君行次何等責人而來此隨全手左腕昧
惧大君曰大君示人也不少驚恨恐傷弱質矣女曰死且不足惜
傷何處焉遂乞曰妾即賤女也家夫死日即欲隨死而妾死了
世夫魂矣幼年之同生更無可托之人故忍而不死姑待同生之有
室而忍痛守節矣豈意大監至此脅迫乎死不得命矣大君曰
吾聞汝同生之言知汝高節及門閭矣雖然吾已尊老之身
況已至此吾何忍也女曰妾雖愚鹵豈不知大監之尊老乎但
妾夫年纔十歲不知夫婦之理成婚數朔遽逝而身沒今已十年
矣只願此身大倫已定一死為誓伏乞大監憐而恕之俾遂一節
勿以人畀而不使作門戶之恥也大君遂前執其手而慰之曰高哉
節也惜哉家之季今二九空作可憐之人哉汝以青春之美色

㞢虛道(老)百年我以少年之豪情㞢虛送良夜乎女泣而哀乞
曰偷節之日即背亡夫之辰也安用彼背夫之女子乎寧不如
甘死遂抽壁上粧刀因欲自截大君惶奪其刀而擲之以袖拭
其淚而春心大急更擇其志曰然乎我其病矣謂之奈何汝
果不饒我性命乎女長吁一拜斂衽而跪曰惶恐〻〻顧此
賤妾之身不如昆虫之類也大君如天仙之降臨尊〻莫尊〻焉
而有此不饒性命之教㞢敢以妾之賤身不饒尊生之性命
乎不得已强承叫教誠是惶恐万死何辭惟大監憐之大君
大悅與之同枕殆同劉阮之遇仙女也繾綣之情乃處
通引之覓悟即還宮舍監司庶尹因左右密通已知大君之
動靜矣大君遂還宮舍之後丁香入于官家與大君同枕之由
一〻告之監司曰由暗(之)中情跡註訂(證回)汝女得手迹然後可以奏啓

烏丁香曰伏願使道挽止大監之行次姑留數日則藉待情熟自
有道理監司如其言翌日入見問安從容言於大監曰玆矣邑
城內多有遊覽之處姑留數日周覽探勝如何大君心思夜
來之事故有憂色而言曰我之來此亦欲遊覽之意也道
伯之言適副我之素心也遂留數日而晝則待夜夜則每至
女家嬌情密意如膠如醲枕席之際又以百態媚悅大君
之心日益沉溺不已竟已十餘日矣時當春夜之三更薄而明
平當行成川之日也夜已女家共倚於枕上女言於大君曰大監
復路之日妾請隨往京城願爲嬖媵之婢以終一生爲大君曰
我昔辭陛時親承慎色戒教故前日四閑案由於此也今與娘
子欲此好合棄違聖教有損禮貌私心惶悚恐之深矣豈
有率去之路乎厥女即失聲掩泣曰然則妾之一身自此誤矣

吁耶命耶此生予生當此死離生訣之日守哀此一身何處依
啟刧戚失节拄啟地下无復更見亡夫之面殆同墻花一折
被弄而便作泥中殘蕊索矣生死所依死死所啟空作先王之
孤鬼豈不罔極哉仍以玉頰觸於大君之幽門前鳴〻咽〻拜似
細縷而君收絶烏大君撫其背拭其涙而百般慰恤之女曰妾
死无隨往之路大患亦无更來之理生前此是朋思之日也春
花秋月空爲斷腸之色殘雨斷雲謾作消魂之資而長年
日月何以堪遣妾聞洛陽人物之府庫以天王家令典無逆
良家之美姿容充物於後宮而大忠一去之后遁於歸備之
叢迷於粉脂之塵豈復憶妾哉如妾无瑕之質空作芳孃
之孤魂乎不哀哉哀怨之態悲涼之辭可以割丈夫之心腸矣
大君不勝悽惋之心清涙歛落強為言之曰汝勿爲可惜之歎

擾我心緒耶女曰事已至此謂之奈何願為妾一賜表情之物
俾作他日慰懷如何大君曰此乎不難矣歌以贈乎詩歟以贈乎
女曰歌乃妓流之事不願得也願為得一首詩習作大君之顏面
也大君即索紙筆女擎進筆硯曰幾易磨破願寫嫁時歸
裳內幅不被不磨俾作死後同穴之資為好矣大君曰旨哉言乎
憐哉情乎遂寫四韻一首於裳幅其詩曰一別音容兩莫
追、愁、坑死語覓佳期、擬成羊屋人誰見、眉斂春悲驗柳
知、夜月不復窺繡幌、曉風何事捲羅帷、至於末句停筆
而問曰汝名云何對曰妾名即丁香也遂寫曰庭前幸有丁香
樹、雜花春情折一枝、又寫五言小詩一首曰別語香房花、離
亭尼月鉤、可憐轉輾夜、誰復慰殘愁、寫畢付与丁香
藏之是夜別之意怨々離恨黯々不成一寐雞已三唱矣大
李

君即还客舍翌日遂行咸川大君於行之后香娘以其表情詩
献於官家并同大表即亦彩函封于函中奏聞于京師上旨
開函手閱覽詩大異之曰此果大君之手跡而兄主之愛物豈
可置於妓籍乎即閱之亟輦來丁香容顏等一究以為丁
香之处所而待焉居无何丁香入謁上見其姿豔韶容真国
色也問其與大君結緣之由丁香細陳其事上覽畢大咲曰奇
哉々真才妓也姑处丁香於殿内以待大君之回還矣兩宮侍
女爭集來觀莫不奪色嘖々相顧曰真修俑仙女也此时
大君徑于咸川周覽山水因以回程還于平壤而欲其復見
丁香入生君舍而見之前日鉄墻已為高築无由可通之路
而侍立通引亦為換番交遞矣大君獨語於心曰軒下狂猫
不復偷饞雀上狂客亦无復偷香矣心事不佳達夜不寐

曰嗟我丁香應憶公我未而数仞之短墻便成千丈弱水真所謂
好事多魔噫丁香肝腸寸断矣翌日遂行系城之際
出客舎门外高捲幨帷四望城中丁香所処蝸廬為其大宅
之所都不復見矣中心潛嘆曰須臾咸川之行果是永訣而丁香
之言正信無誣矣噫丁香必從其際望我行塵而愁矣此时
大君亟犒先文來入奏聞又教慎色之由上善之遂遣中使問
其安否冠蓋相望於道論令太常採牙及列邑名妓預為習
樂又備設宴之需以待大君之行次已踰慕華峴矣上遂幸崇
礼门樓望其入來大君亟見百官車馬之盛知上之親臨欲遂下
馬一中使立於陣门之外以傳上命勿為下馬遂連逼前云而分
付驛卒不使小停疾驅入來大君扨下不得直至门前始得下
馬鞠躬入謁上臨軒嗟迎曰遠路風日平安往返千万幸甚

大君俯伏拜謝曰猥蒙聖念无事還上遂引大君近前執手
昵々押坐相叙久別之懐以我雖君臣情同骨肉於仁兄愛弟之忠
和樂之情不可形喩上細問關西山川風物且昔日往于繁花叢
中不折一枝而還以无悔恨之心乎大君曰聖上教隆至豈敢違
負且不好不見於此楚妓係不敢近前向美色有无元不知之
故已无悔恨之心也上曽以大君二詩下於樂府被之諸妓歌以
習之此時丁香久在楚中歸衣壹畳玉貞羊苹百倍於前而
非復前日阿香也是日上使丁香往於諸妓中以現大君之記矣
君畏其天威不敢仰目偷視而況夜會豈敢顔縱未慣而到
此御筵宴是處外斷然不知上命酒饌使優人奏樂諸妓唱
歌其中一妓歌大君之詩又和其五言絶句大君一聞其歌即自家
贈丁香詩也大君之内思於心曰此歌何以來此詩云詩人之意思

一般其武吉之人先獲我心而作此詩耶疑訝半餉莫知其端也少頃又
一妓舞於席上天姿仙態飛鸞鳥莫及更入帳後幻着素服而出
舞々袖翩々左右旋回之際見其袂幅之詩即自己之筆迹也大
君歎欣且於筵前荒席忙離而叩頭謝曰臣往于平壤時果
與彼妓有投宿同眺之事斯質聖明之君非所可論而何面
目更對天顏乎仍俯伏不起上忙進執手而起之曰此皆兄之過耶
宗丁之罪也幸勿咎焉因陳密教辞意強力扶起更坐席上即
命丁香令嬌含羞半欲雲鬢拜謁立側綽約之態恐天然之宓
感動肺腸上笑曰兄過矣况兄足道而特以香娥之才助我兄
矣之樂可謂奇巧而今日晝見如中前日之夜見耶大君徐着未循
嗚啞而俯伏對曰前我后恩俱出於聖教之勤恩惶感無至無報兄
賞賜金銀寶貝其父兄並來而光動於掖庭宮后從丁香
地矣上命召丁香居焉當其崇華從聳動一世是日君臣益歡而罷大君

甫謝之后与丁香即啟柴扉携手戲之曰汝何若是之欺人也可謂
黠慧之甚矣丁香含愧而對曰妾幼奉尊旨出於不得已之
致也寔多逋譴之罪大監惱而怒之大君曰逐猫入之庭之時尚
不罪汝况今托情之已熟矣愛已深矣豈有追咎之意哉
因然抱其腰而戲曰汝之欺我之謀雖陳乎六出之奇計无以過
此我自成川還到乎壤公鉄墻高築不復見汝而還懷
思黯然不能定情正若魚中之有鈎而類顧故雲徒傷
懐抱矣今忽明逢如見泉下之人耳丁香回情受曰莫非賤
德之攸暨而切恐賤身福過而災生也大君遂與丁香情愛
日密聊樂平生百年偕老衆多子孫于世流芳永享富貴
世無友愛之心譏學漁謾之意可謂至德也哉
丁香傳終

江都錄

丙子十二月十二日清兵渡兵〔江〕義州府尹林敬業馳啓入來平安兵使柳琳狀啓入來十四日都元帥金自點啓聞又至而賊兵已到鳳山矣於流星宸匿民解朝野鼎沸於是朝廷使判尹金慶徵爲體察使委以江都保障之任 上問体察使金瑬曰卿子能此任乎對曰慶徵恐其才技至於押字者不長力乎乃以副提學李敏求副之翌日平明仍命原任大臣金尚容尹昉禮判趙翼兵判呂爾徵正郎崔遇宗廟令閔光勳直長李義遂奉事呂爾弘社稷令閔揆參奉洄爲遂柳遹奉宗社而行且以鳳林麟坪二大君鳳林孝宗之潛及戚承旨韓興一奉嬪宮淑儀王孫公主駙馬兩大君夫人備宮人一時扈駕并行先是老病宰相之已入在者司宰朴東亮判府事鄭光

續判書李尙吉同知鄭孝誠等後是守衛詣出之追入去了
前掌令鄭百亨奉正諸希進兵佐朴烏阜丞正鄭泰宥
林博年諭尹潗出寒李德吾珊至獨善尹煊翊贇羌渭
賢俞希奉判沈之源校理尹鳴殷修撰李一相前道事奇萬獻
知事得返汲直講鳧遂後也是時諸翼相奔奉社稷之命私自
逃避於大屯田島中此日午後上奉春宮將向江都大駕繼到
南門鋒賊已迫前途命沈器遠以為留都大將往向南沃城中
幾內士女都上老弱顛倒狂瀾躓仆作奔波島窺魚躱奴沸蛙
叫子失其父妻失其夫骨肉相棄奴僕散亡衝風冒雪塡壑
流巷呼兒呼飢飢亂無人色自東門出者由陽州廣州依險而行
向閑者轉山巔向自南門出者由仁川南陽遵海而行入島中轉
湖南蒼黃時乃未忍所言是時御駕已日昏才入山城嬪宮乃

出津頭投日不得渡親出疾聲大呼曰金慶徵〻〻汝豈忍如此
留守張紳乃言於慶徵始得濟渡而入於江都守慶徵家奴
已滿城因安頓者已有月餘其他通津亦避亂士女及沿路奔
竄士庶遍滿岸芒艇野擊號亦請慶徵一不許渡津路斷絕俄而
賊騎乘馳電佇一瞥之頃蹂躪搶掠或投江水或被驅獲如
民婦孺系纍人斯永絕大駕出城之日命戶部官許瞬任以伯
留本曹物貨賊充斥之矣許亦直召避伏於白岳夜召還宿
於本曹者凡七日而賊勢大熾乃與留都大將沈器遠參議
向既相議收帶本曹銀子一万二千餘兩本曹細綿青布木物
乘夜運亂置於白岳山谷搬出徑至二千餘駄使任以伯領
送江都大抵江都天險金城也謂賊不能飛渡由是即去驕
傲但知抗禮放送(縱)宴相柔弱不以師律節制晏然忘禦策

之患凛乎特負隅之勢縱情耶恣肆志謔浪兵心墮於矛盾
軍客來於叢閭乃慶幽之爲拾也慶於酒而死幽矣盤永之爲
祭也盤於酒而何永乎一番狀啓不通於山城大事賊勢因聞
於閑防至尊乃親冒矢石觸冒風雪慶幽乃攘衣孤絡甲
既日夜當此時也天地爲幽震怒壯士爲幽飲血無攫言曰
父爲都体虚吼爲者將穿爲国家辨大事非吾父子而誰
進士沈照世尹官乱呈書責之曰菲膽乃車耶陰狀時慶幽
盤永終不動念自是慷慨之士莫不患憤是時聞三南勤王
之兵皆潰而甲串以下燕尾以出曾無一人被策者於使盤永
將於海道以備防禦慶幽曰吾不可死是不得許送朋也全
尚客坐備局招致慶幽曰爾年幾何安敢乃爾慶幽慍色
即援筆于地曰此本事非吾所知盤永遂不自安慶幽乃曰

並今往試盤求爰搜大艦載遂扁於行至朋風之曰安有
李妻子副寮使乎若單往往徒取䏓於列邑不若不往之
為愈也盤亦意乃不往時有自賊中叱手在告言賊兵多取三江
木筏又撤屋材或造安船或造壹車其意皆在江都慶岦曰
江水尚堅彼安能陸地行船乎正月二十日通津假令金適奇
告曰賊以駱駝壹車載船冰上已環甲卒半渡夜冰將失渡
矣慶岦始有懼意乃使從事李一朋朴宗亭亦分付把守
之策只給大葉鐵丸亦細又使戶部及旗料城中而甲卒倉
積不為開封翌日日高三丈慶岦緩步出城人先天鐵武諸体
府軍器積亂如山指今安用慶岦曰家君之積年勤労余備
擅用人皆憤之於是使與一鄭百亨率城中辟邉亂人分把要
害之処以豐陵郡守李程劃使守燕尾之西以開城留守韓

仁及考使洪霆女守燕尾之也以令公俞省曾使守甲串以下
以重昌君聊霆（廷）亮使守仙源以下以海崖尉韓與一女守廣
城以下以鄭百亨任孫伯各率家僮生守南門其餘三門无
人四壘盡將細聊營中无聞令之將背水陣上之循死之兵向
徒憑虎踞竜盤之地欲使白面赤手之士保守彈丸一小城豈
能堅守賊兵屯聚越江以紅夷火炮乱放如雷霹靂天地震
蕩毀永惶刻未措避生倉卒見賊船數隻泛泛中流廣豈
生于胭君曰城中事殘極虛踈蕭當入城守之任君何告於
大君曰長江天塹舍此今之国之存亡在此一舉大將虛莅分非
似士氣但衰軍心潰散控禁不可入城且賊船掛云舡渡過
當關退彼雖運動矣莫如布陣於鎮海設寨於陰峽驅
出全城軍卒搜用休府兵卷大張矢炮於山崖角衝破彼船

於津頭大君顧謂慶尚曰戶部之言是矣必不可去我當入
城聚集軍兵以來矣俄頃賊船一帆掛風一手搖櫓無慕然
渡留守張紳領舟師自倉城乘潮上來未及甲冑潮退不能
進將向江都武人具一元大呼曰船上請以戰急張紳不應一
元乃投江而死請水使姜晉昕揮舟來戰爲大砲所敗卑兵
散走時賊船二隻忽泊津頭官軍亦以放炮茶濕不得
賊已登崖黃愼不能與戰中丸而死及軍潰於是賊船四
十餘隻爭先登陸金鼓之聲撼天動地慶尚鍛亦躍馬
來船無張紳曰去請留李行進奮力欲戰勢不可及自
投水死船人拯之自是賊兵乘勝逐北列伍行隊皆向城
府胡笳亂動悲聲四起人告急於闕內嬪宮大號痛哭
一正如群避兵城門未閉乃以請出傳教於備局從不開門

自度難免，即召同友金仁及徐埈往訣曰：吾與大君身
死於此地，不忍王孫之淪沒，汝負護而出，幸而渡江，可藏遁
某处，不幸不渡，可隱避岩穴，生死之際，汝須為之。金徐兩人
共護元孫出城門，不得通，欲斬門吏，廟之閔光勳適見元孫，
即欲間門而行。賊兵逼至城下，危在朝夕。金尚容先投火
茱殯而死。李尚吉、鄭百亨、鄭孝誠、洪命亨、尹烇、宋時塋、
權順長、金益兼、李嘉相亦相繼節死。俞掌令李時稷臨
決，書扇而教，往與其子曰：長江失險，北軍飛渡，醉將惶怯，
國偷生，把守既解，萬姓魚肉，況彼向沃，朝夕且陷，義不苟生，
甘心自決，殺身成名，循師兄帳，嗟爾吾兒，愼勿自傷，斂葬遺
骸，善養老母，縮迹鄉園，隱而不報，勉之。言畢，即自訣。俞都正
沈晛見其姪東龜艤般請渡，乃曰：國破家亡，生復何為，遂

正衣冠北向而拜處筆書遺疏曰社稷亡矣无可往矣唯今一
死以報国恩耳捐外孫朴長欲顧謂夫人曰夫死於忠妻死
於節潔身同歸宗祊甘心即相對而縊于時賊出城外諸言
曰我之來此亦為和好聞国太子在城中出聽我言太子尹昉已
脫身逃匿不知其处四及東撲而搜根尋覓得之着毛笠
衣冀能鼠息匿處攜出見賊々謂昉曰和事不可入城相逢
開城門我軍居左其軍居右免已逼王嬪宮二大君從兵大
掠燼燒城中千軍四擄二員五裂衣頸亦條矣賊乃使尹昉
為之卜直謂之直筆相據出婦女自節包之醜亦極矣性
此死節夫人李曙李昭沃兩夫人及韓西平諸家子女已
甬岦夫人也金瑬夫人慶岦妻震標妻及妾四人乃流王孫
震標以麻繩一々係頸殺之鄭百昌夫人韓氏震標之妻母也

其子兒與其方承馬出他處標亦爲屠之兒與其及逐朋身詰戮
而止李毅求之妻胡酋將奪其志其子元授至授二人朋詈曰
不忍生視此亂將却其胡々怒拔一劍屠戮其膝而其母身
妻環視未救天然沒污二子之烈々三女之春艶々乃如是夫君
埋之兄弟携乃母挈妻將向江頭其老母不能走埋顧謂弟
曰吾不可俱死汝奉老母在此逃避弟曰兄何以能奉母也埋
不顧而挈其妻子走江登船尹昉之門不忠不孝可勝痛
哉嬪唐淑儀以王詩宮人及兩大君並夫人渡江向于南漢而
路有一夫人僅地也及曰此張判書夫人也吉平鄭林君以曰其
子不救以余孫婿何可自恤乎丞棄餒而死當時死節夫人何
限而多有棄尚人不得知簪纓之族陷沒死遺而漏不得記
傷時又自悲矣嗚呼賊退之後蒼黃古城悽涼時事纏

骨沒場荒目腥膻長乎江頭䰟魄茲鬼啾濵陽城下子呼毋哭
雲愁雨慘屯々聚々時耶命耶赤子之无知何辜于天大拯
先時國家以江者為東藩之堡障設倉瓦穀積累壁立本
曹懸帛委輸山積積勞十年經營為數二度支能之北湯
波竭萬民之財力為一二介豎子之覆轍藩屏之固豈在於陀
奪于賊之責抑由於人乎惜哉層崖以斗筲之晃庭切是辰
尸鼻之位徒受承塗之色羞緩一側雖膺冒之勳點玖而分劑至
任不擇矣豈奉社至責委諸此頑亂污一邦流醜百年擢
髮誅之豈可及乎至於臨亦素以名父之子坐麾之丕徒哉
文墨未諳近處倉卒受任智困醜陋為孔範之諄不知
門外播席未生妻寡褒愛子羣蘗因破家亡者隨至而
累角亦何顏立於世也然乎察賊為先明斷次之知哉賊於

嵩何徒手收兵知斷於動何患於衛亦敵不察不斷以致
寇至矣其唯江老手余以贅説尾是録而評之以俟太史氏
採云

後評

丙子兵火之后五年庚辰冬有友袖一録来示余乃江老收跡
也余聞有是録而不得見於茲矣未知述事於誰手而厥録
頗為詳察勝於江都記之多漏然春秋直筆不可不勤
以記事无法筆誅不以无法何覩不以何畏此所以有余評
也夫江都國之堡障所以隂國者天設之也所以敗沒其人
隂之也因天之設而固其隂乃也未諸軍渠安能飛渡
乎噫汚辱我宗社至妾我士女誰是厲階誰任其咎偽
曰人債予江都之敗金鎏致之也鎏亦人也安知其子之庸

下當　主上問其子當否直以不堪其任寄之予　擢察大任之
故於一層下之慶㞢殺瑬之意徒以江都一賊陰因手翰
財俾妻子之念汨其亡耳周身之心㕣瞞居父而用其子乃以
凌風鼻孔巧被之斥鷃炎令僥倖而不憚人之事蓋其謝
安之智然后知其任之冥違衆亂親出之宮易耶瑬也言
微有內跡案消秘經至於殺其子賦其家而何益耶
工於謀成敗於謀其孫震慄屠戮闔門亦瑬使之也不有
瑬之謀亂其子不安有其孫之屠其母祖母也瑬之一亂而國
家之綱常掃地瑬之亂於此而無所逃矣當其時入江都也
慶㞢之家累親屬雖賤僕末隸靡不及時而惟嬪宮身
元孫暴露於津頭者二晝夜寒日凍餒之患亦及於儲嗣
之尊繇勿生王室之說又行於元孫之口安有此子援其君

若是者守其忠君負國之心已權與於此矣疾聲大呼之
亂不出於玉橋之外乎其將從不渡之手張仲陸為慶堂
之所制亦守一土之巫乎抑一舉而探之艤一船而渡之乃其
職也何待閹嬪宮之大呼而告之於慶堂然後渡之耶
忠孝本無二致仲之待君如此悖亂莫母不足責也如君昉
在一毛好耳平居家以禮義為籧篨閨門醜說已播外
聞乎識者嗤鄙久矣其時奉廟社行特假君臣之名耳安
可責其不同死於社稷耶然乎脫身逃走不待賊之渡江
然后知也鼻音夜遁奚歸宋隊直中哉且其家子弟所
知者利而已苟利之所在乎陸文子必爭其孫坦之所聞見
如此乎豈有與其母同死徃哉習妻先走無足怪也
趙習於一時之名亦尚謂學問上人也將與君昉偕受奉社

之君而推其主出殺慶忌之衆號曰建義大將名于壯矣宗
即有為季同之人果如是耶其從也入于江考与李行進
奮勁一戰而羞強人意亦偽矣其能及乎李盤亦世孫
之亟亦以文孝名世而如其往副於慶忌爭臆宗使之弼
亦在於渠也世之重於渠者豈同於慶忌哉徒明亂世乎
名未嘗出一謀畫一策以御三軍敵日與慶忌飲酒作酣
語慶君自恣便是而慶忌於門外之擄掠其未晚矣睬
而咒血染血髀百年伉儷乃酣戰場禍亦慘矣至於竊
禍之中縱酒盤遊戲咲自若為人情哉其妻尹昉之弟
尹暉之妹也一鞭青驪上而耳生風揚揚自得無愧作婢
妍媚態忠真敏亦婦也古語曰節義之門生節義尹昉之門
安有節義女哉噫女之從一于夫猶臣之從一于君也然當

其逼賊決死之際暫刻有違乎必有潔身之辱而大節
已毀故其死之功與男子无愧矣其時婦人自决而立節
者已矣哉於不歸不必更乱也至於全璧一家詖物乎挂
編於死節夫人而以余觀之虜賊殺之重添玉殺之而特假
手於震檼之索遽加於頸乎雖欲不死得乎生之可無死
節者其編之哉然無偷生忍辱者似有間矣鄭百昊
人韓氏不待有決而其婿震檼手殺之彼震檼亦何狀
騃也屠其閤因縊且不足又屠其妻毋此何手段忍且慘
也夫人浩家女也雖死震檼之殺終必自決明矣或有可
生之道乎其子殺與書成功員而遁之震檼之殺不已遽
乎為殺與者不為琴書而先琴書殺毋之人乎殺與之刃
當及於震檼之腹矣奚止詰戰也哉綱常滅矣天理已

矣至於殺毋妻子特震驟之甚過上天照矣其罰耶嗟乎
宇宙間純綱至正之氣寓於人而不屬於大乱之一世必有
死義之至余於李掌令時復沈都正晛見之矣掌令臨
死之日身子潔潔之決死然凜有生氣讀此而不隕涕哉
死虜者也都正尤人之雄能者也一眦其侄孀毋之請不
不轉頭之君死可為生而甘心自決夫物同死嗚呼烈烈矣
意者趙昂脅夫婦復生於東国以一死属人紀耶不然不得
窮猶死節義成敗何若是卓耶嗟夫節義天下之大閑
也死生人世之大於也壯大丈夫之所雖能而況婦人女子矣
哉夫人京氏也矣哉沈李二大夫也吾原所謂得其志雖死
猶生其不信矣乎方欲偷生苟免為賊卜直尹昉者恬
亂先遁如慶崔盈亦能紳者見之矣彼四凶者自以為得

誅而其於一世之玉眉万古之鈇鉞乎屈原所謂不得其志
雖生猶死其不信乎奈於重相国当家老看臧者何也
耆旧碩徳莫如相国一世属望亦莫如相国不比篤頑之一
尹昉乎其於安危勝敗之職焉在於相国身上也当其生
備問責慶喜也慶喜不用相国之答乎相国不看剱乎明
国之剱不鈍乎慶喜之頭脱矣然亦亦安敢不畏相国哉
於是乎修築施之剝意戍防覘臨海道整頓士卒表裡
拜援先破虜膽乎無知其天府重鎮賊不敢仰覷而尚
沃之勢自壮矣惜乎計不出此而焉委慶喜之賊恣殺
丞之永能終至廟社蒙塵而為称自焚大壮乎壮矣无愧
於古之烈丈夫其於国事何意哉天譴吾邦不容人力耶
重為相国惜也彼慶喜殺永孫紳亦有七情豈不知江都

一城非但廟社之所寄渠之老母妻子皆寓於此雖無爲
社稷之心猶不愛其妻子老母守妄恃天險高眺肆志
殊不知吳江天塹非不壯也而益州樓船順風無礙置道
銅闕非不險也而趙襄推轉使人不直棹頭忠言盡忘一
旦之城郭依謔浪往跣數月之樂國破家亡萬古之
恥詐可道也言之長血噴西楚伯王尚無面於江東父兄乎
江孝七日孤子寡妻之愁實此人手而已也無知慶嵩歟
亦張紳之面孚於天地中其欲刳其腹食其肉哉豈其
嵩哉唱呼刀鋸之鋒非不利也鼎鑊之火非不烈也而國
家刑章正爲此輩設也而一旦既陷不足快國人之心使
家保全之典又從而曲施於元魁之金瑩仍保首領於慶
嵩之死冤矣當與亦遜於霽亂獨於晉時之裁哀矣張紳
止

虜崇載其頭而死自者于地中之鬼崇不免乎尸昉盤亦偃息
於霂栽之心乎世人之憤當如何哉任人不擇免失於前用
刑不當至誤於後記律不明勤王無辜日后大丑之當旺
者崇無希於尸昉金湯而方鎮衛亦賊之將其有懲於虜
崇盤亦張律在耶惜乎以君天險誓三軍之士視死如
歸鄭耶有股肆之將軍出門有鎖鑰之寄胡出虜崇敢
生心乎向使崇不至是乎乃為斗筲輩所誤之痛哉

南漢日記

大明天啓七年金人東犯以來猶有交隣之義春秋信使
不絕無意兵革姑且為事　崇禎九年丙子金可汗始稱
皇帝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遣龍骨大來投書于本國
辭意悖慢亦索繫劇面書憤怒乃有斥和之意館接

奄胡亦為太蕩奄胡肴恐北還之日縱騎突馳于閭巷擄
奪牛馬者城大亂士女奔竄生際之淵始此屆並以為金人
兵勢方強恐致不吳乃遣武臣羅德憲李廓而以書信四
蒼兩部為名以爭不絕之意而一自奄胡之返金人已知本國形
勢待我兩使多有侮辱一日可汗等擅于瀋陽城中自立
尊號部落咸集連雲垓闔高張黃傘陛衛甚盛欲逼
兩使以屈進賀之列兩使不屈大義以死自誓強虜之
威不能奪集義士之節竟為燕獄之囚經月始還為激小人
之詛反發抵死此忠烈士長太息者也由是朝廷始偷十
年之盟將絕春秋之信完城君崔鳴吉極言因無備禦之
之策外當強胡之怒非國家爭之長筭也力請遣使復修
垂殿竟為臺臣所詆而止自此危亂之萌指日可待而無敢

言者識者隱憂而已是歲之冬果有鐵馬蹂躪之患如野士
民愴不用完城之策而各及烏丙子十二月十二日而昏孝元帥金
自點馳啓清兵已到義州云十三日馳啓清兵又到安州云先
時已有犯境之報而備局恐其民心之囂動秘不發文人無
知者始聞出避已逼都中大亂朋徒維城而出自午至夕連續
馳啓清兵及到平壤云十四日馳啓清兵充斥中和云 上命
順興君金慶徵為檢使察惡委江都兵馬之任又命鳳
林大君平二大君及前領議政尹昉左議政金尚容奉廟社
及嬪殿元孫先入江都諸宮下及雍貴家眷屬之閭閻男
女顛倒波奔極前弱后狼狽失所於在危亂之際惟在
廟務之單所制也是時上出崇仁門親臨職上百官皆找
服駐驛而立又聞清兵已至沙峴大駕不得出門群臣蒼皇

黄失色束手無策都体使金瑬請移幸南漢山城訓
鍊大君（将）中景禛請列陣募華鎧吏曹判書崔鳴吉請
詣上前曰臣與李稷景即赴賊營請修和好以止前鋒大
駕乘間疾馳駐驛山城宜矣上曰然即自開三門旋駕
而東出水口門由銅峴乾川木路直向東郊之外春殿親
自策馬前後扈衛之士亂失隊伍旌旗車仗無一全者
都中士女畿下老弱擔負提攜爭道於大駕之前父子
母女夫妻兄弟雷動雲散風慘霧惡顛者呼後行者不
前號哭震天涕淚滿地赤子無辜慘不忍言大駕至
南漢日昏途迷人困馬疲不能前進前騎到城下者鹿
徑走宦官進曰此吉兆也甲子李賊之變公州向將之日
已有此驗今亦未幾還宮矣是夜二更大駕入山城崔鳴

吉亦自清陣還啓曰臣以講和之意上言于敵人頗有順聽之
端ケ且鐵馬時往西郊者亦不聚焉於是廟堂議曰宜及大敵
之未到移幸江都可矣十五日雞鳴大駕將向江都直自南城
出五里石、陵危氷陰雪泥濘石凍舍馬而行　天兆必失
聖體不寧遂停駐驛后有告者曰賊兵已伏金浦之境斷
絶江都之路上嘆曰此天使之然也崔鳴吉又告曰龍胡謂
臣言我亦專主和意來爾國人民皆散閭里盡空王上來
免播越之厄心甚未寧必欲相好須遣王子及斥和之臣ケ郎
當班師而敢云且無殺戮之事矣乃遣坤部夜入守都城、財
穀十六日遣假大臣沈緝假王弟綾峯君於清陣約定和議
清胡曰我亦非指王弟而謂也乃王子耳必得王子但有之還
亦未晚也沈緝曰王子時居中殿之喪不可遠離仍以假御之

説告之清胡自此益怒是日賊兵圍向厌殺掠东民陣山城 十七日賊兵
南门外体察使金瑬令守门御史李時白出示候兵四门城
门以為堅守之計上親巡城上又遣左議政洪瑞鳳刑曹判
書韓汝稷三詣清陣曰王子時在江都將奉還以赴之陣清
胡曰無見王子然后可以許和洪朋還啓賊情世子泣請於大殿
曰国勢已危臣當出城上不聽二十五日守城壯士及兵馬幾盡飢
餒上親臨犒師傳教曰国蕩財竭勿蕩簞食壯士無不感
泣者二十六日遣李箕男于清陣以牛酒欲行相餽之礼賊人
不受且肴惡言箕男乃還令官致祭于温祚王二十八日都
体使金瑬欲出精兵將決一戰適由風雨而止礼判金尚憲
東陽尉申翊聖完川君崔来吉皆在御前尚憲翊聖曰
此賊勢不可攻来吉曰不如上抽力而出以避凶鋒左右皆不

應二十九日 虜詐稱將欲請和而止乃出精鋭開北門出戰敵人佯敗而走我師乘勝追之焚其柵木奪三馬三牛而未及回軍賊兵三面合勢從意蹂躪我師死者數百人賊兵只三人二馬体府偏將池汝海李元吉等三十餘人皆戰亡三十日留都大將沈器遠勸殺賊兵數百餘騎馳啓于山城上嘉之命為八路都元帥体府啓曰夜氣甚昏請咸聚百官以守列堞是夜大雪 丁丑

正月一日虜宣傳官魏山宝請和於清陣清胡曰皇帝已臨此營方巡列陣徐待帝駕之回以差爾国之意爾等姑退以来

明日賊兵又出一枝軍咸驅本国男女連營於炭川衆号二十万乃曰皇帝在此高張黃蓋大建朱幡銅戟蔽日鼓角震天大誇軍容自出東城門之外魚貫而四出祿雜側矣二日虜洪瑞鳳等于清陣竜胡馬胡曰下命講和立盟猶在耳

而角国先備非我欺角也又取與前所奪雖旨示之曰書中有可
雪十年羞辱之語角等今可雪耶又以出書一封與之以敢虎豈
府院君李曙而病卒于賊中上爲之痛哭賜葬藍緞五匹壽器
一事使其女婿欽獲三日体存金瑩與崔鳴吉捉手而語曰余
與今公之意已無毫毛之異奈彼士論何鳴吉曰寧爲万世小人
人不忍使吾君孤立之於一死地於是自制衣国書欲行崇德年號
大司憲金壽賢力爭不可鄭蘊金尚憲亦称建討賊之議而
未行洪瑞鳳奉国書諂于清陣清胡曰蒙古王子自滿率賊家來
此當與朋設皿報耳時清人五六人於望月坮下接膝而坐訓
鍊主簿張成仁以一炮中三賊而殺之上曰彈一丸殺三賊豈不
快哉即命陞秩以爲本院僉正咸鏡道觀察使閔聖徽南道
觀察使徐祐伸馳啓入來清兵務大陣於三田渡遣宣傳官閔震

益再度王使皆能復命上引見曰見爾為人可謂大膽男兒又
問曰何不佩劒對曰路遇伏兵刺而不中反為所奪上手解劒賜
之即命加秩為折衝將軍協守使俞伯曾上疏極言体府使金瑬
之罪塗退辞副体使李瑆亦請謁於上上召見温諭而留之罷俞
伯曾之職以李棨代之為收守使江原道原州營將權井吉以
孤軍軽近于城外七八里許據險設柵(寨)烟火相应与清兵数戰却
之竟至粮盡而敗五日斬守城逃軍徇示軍中六日曉大雪午
後黄霧四塞不辨遠近是日全羅節度使馳啓入來江華府鄉
吏韓汝從奉両大君書及備司状啓踰城而入江都消息始通于行
朝上嘉之召問江都形勢命加賞賜傳曰靖乱后即拜官職
七日上命內使每朝問守城將士安否東殿命內官慰勞壯士
之飢寒上以尹之元為斥候突得斬退等將遣于都元帥沈器遠

立陣十日命官致祭于温祚王十一日上親祭于元宗大王影幀体相金瑬
巡城諭守堞士卒示以十年復户之意崔鳴吉製国書辞意過遜䓗
諫臣争之上曰勢出不獲更勿煩論十二日洪瑞鳳尹暉亦奉国書詣
清陣竜胡曰往復之際日勢將昏姑退西门以待回報十三日上及世子
両殿親自巡城自東门至南门还于行幄洪瑞鳳崔鳴吉尹暉許禍
亦又詣清陣竜骨大馬大夫鄭守命金乭屎金汝良亦皆出陣外相揖
竜胡曰向者偷盟之過果在我乎馬大夫曰何不出戰以決勝負請
躹曰小邦与大邦安有朋戰之理乎竜胡以国書入陣良久而出曰
已奏陛下如有誊詔雖至夜深必為回報須言西门守閽者毋
滞我使即通甫朝可也十四日風雨甚酷守城将士手脚不仁肌
膚盈裂十五日都元帥沈器远偏将池汝悔賫一封啓入来看
曰臣与北伯閔聖徽南兵使徐佑伸合軍於楊根郡迷源縣地摠一万

八千兵關西別將張瞳等所領七八百餘騎時住安峽縣乃縣監金
轂馳報也始聞忠清觀察使鄭世規只率兩營軍徑近觀王至
廣州之馬戲川為賊所掣壯士盡沒而世規僅以身免忠清節度
使李義培慶尚節度使許完右節度使閔栐亦率軍至利
川府之雙嶺與賊合戰同日大敗三節度及營將昌原府使白
善男亦皆死之將卒無一生還矣又聞湖南節度使金俊龍領
大軍時住庵仁縣葛川嶺而觀察使沈演留在忠清之三木
溪收合雙嶺敗卒十六日廟堂遣魏山寶於清陣敵人久而不
出日昃後始傳語曰大臣來為山寶還報洪瑞鳳尹暉許禎亦
乃進虜胡曰前後所卷之書尚未畢修卒難回報更無國書勿
來洪相亦乃還是日清胡謂稱受降之事特立一大旗於南別
臺下為疾風所掣人皆恟懼十七日清賊急請大臣洪相出進

清胡遣人以答書書末云欲生則出城欲死則出城一戰以听皇
天之処分盖其辞意恐耳目之所不聞覩而清將又曰爾主依此為
之洪翊曰書中之意余未得知畧告而言之竜馬未辞左右密語
崔判又書賂物亦之云勿令他人知之又言爾国文書皆以賊孫
之兄弟之義果如是乎洪翊曰我邦之人侵于貴境殺戮虜掠
貴国亦不以賊謂之乎馬胡曰爾国謂我孫奴請質于掌隸院洪
相黙然無答馬胡又曰我軍自船來上入于江都生擒副使十九日
二十日最吉將身決戰此皆恐刧之意也十八日清兵登山急呼謂
有所言事而体府絶不問情但飭兵器而俟其生變移時乃定
崔判將換答書加其陛下二字司憲金壽賢請去二字上從
之洪翊奉国書詣于清陣日昃后竜胡始出曰馬將有事他陣
明日當還我不能擅奏洪翊乃還十九日崔判製国書進于帳前

礼判金尚憲奪而裂之仍痛哭於帳前兵判李聖求曰今卿亦
欲流芳百世然他兩宮亂兵之死地耶礼判曰今之时僅体存副使惟
看一戰而已未知力主和議者何意耶兵判曰今日視之国勢可以
戰乎可以和乎今之意果如是乎何不疾諭清陣以明斥和之
意乎礼判曰然則将欲縛我委諸賊穴然后任意予處耶
兵判不答而出東陽衛申翊聖撫劒大呼謂兵判曰今之數力不足
則當以此劒斬之是日洪朋有疾遣左議政李弘胄及崔鳴吉
奉国書詣清陣竜馬兩胡曰敢以此書不可奏於陛下李朋啞
言雖從之意竜胡曰徐當力爭以奏之耶姑待陣外李朋退至
夜深終無所答乃还三日昧爽清兵急呼李朋出進清人曰爾
国必遣斥和之人乃我當圍解而去之耶須言啟角朝李朋曰
斥和之人洪翼漢也以首倡之死時在远竄清胡不答李朋又

还奏之金尚憲鄭蘊亦待死於行殿曰臣亦亦上疏者也願赴
賊陣而死人无不服其正直是日大雪數尺守堞士卒多有凍死
者二十日李相奉国書詣于清陣始稱臣又加陛下二字竜胡
受而不答是日清陣又呼李相詣馬竜胡曰我有數条所言
之事而一无所答決不可爾国為也我雖無在爾之死爾亦自促
其死此后非余所知也李相免言而退二十二日世子召東宮官屬
曰国事已至此極矣予兄弟三人而又有元子可以奉宗社耳予死
何恨汝亦將此意言于備局令兵吏兩曹查出斥和之人鄭蘊又
上疏請赴賊陣人皆難之是日賊兵大治舟楫列陣於江都津
上大炮一拜壯士皆落膽檢察使金慶徵李敏求留守張紳忠
清水使姜晉昕亦乱鑽掛帆不戰而退於是賊船數十隻相繼
登岸直至城下如入無人之境四散搶掠前相金尚容取義自焚

參議洪命亨僉樞沈晛僉正李時稷主簿宋時瑩亦殉徒死節
全慶堂之一门屠戮張紳之母及李敏求之妻被虜污之其餘州
貴族賤胡水滿城浮屍蔽潮可勝惜哉前頭尹昉変着微服
竄身閭巷賊為卜道廂臣韓與一亦出降賊陣嬪殿及兩大君
諸宮人向南漢而未元孫獅賴金仁之員護幸免大難而自東门
竄身出東津遇前掌令閔光勲宗国澤於路并棄妻子身
仁同奉元孫到喬桐看終為得全二十三日崔鳴吉倒良問答曰
明日當縛送作和之人於陣外以待処分使李弘胄奉書詣清
〻將曰竜馬西將皆出沃江之陣不必憂患耳是夜三更賊兵侵
城一把望月臺一把西辟门我師方就点睡不覺巡更官傳臣適
到西门始看賊急起將士老力備禦崇清立先以萬人試之越城
之休守御史李時白中流矢於左肩不至甚傷平明出見城下

虜立成川雲梯甲冑弓矢積亂如山登月治東門之將士亦戰却
之自是守城將卒謀亂奇堞詣體府曰若以作和之人爲雜捉賊
子即以大將爲之守城如何體府曰朝議已定角和姑退守堞可矣二
十四日賊兵與我師出城力戰清兵死者甚衆我師乘勝鳴鼓而
進賊兵曳尸而退清胡二將請大臣詣曰國王因不出城而降耶李
明迩啓行宮 上曰大丈夫生於世間安看青衣行酒之理乎清兵
所放一炮大丸如碗小丸若卵其疾如箭其聲若雷城中震慄中
者即死二十五日炮聲終日不絶龍馬兩胡請大臣曰皇帝明日當還
瀋京兵馬之事益委亟和國王若出城之爲難子角和更勿來往
李明迩啓上頒諭于八路觀察使二十六日炮聲亦不止息士卒亦
爲紛亂皆詣外殿大聲告之曰作和之人何不遣於賊手願以作
和之人爲將亂於曲城之上可矣體府曰旣以作和首倡人洪翼漢

言于清陣不旨四若又有難從之請奈何角亦若謂下知者誰
也將卒曰犢唇宰相猶不記姓名無識武夫又何言之能食煖
夜坐於溫室之中不知孤城為賊衝破將夕將崩矣將欲直入
御前以陳其意上命都承旨溫諭之將士乃退蓋自賊兵放炮
之後城雖把鼓軍情渙散將無殉國之志士多作變之勢城中盡
危懼洪瑞鳳崔鳴吉金藎國亦詣于清陣請胡曰如有新語可來
又如舊語可勿來洪相出密謂國王出城之意胡曰國王終不出城
必先設置角亦若早聽我言可角國何至於此境乎蓋言不用崔
鳴吉和議也奄胡又曰江都已為失守國出內官羅山業及珍原君而
來之皆在江都被虜者也又與兩大君及韓興一封啓謂之嬪殿
可使角國人民屯衛而以來不以北軍敢近行路只令環十里之外
而已今日夜宿于金郊明日必至此陣亦勿疑又語洪相瑞鳳曰

今公大夫人享年最高然亦豈懸行路而來勿慮可知洪朋退報
城中從臣及將士有妻子入江都者莫不痛哭失守之語將信將
疑之際上見兩大君書（昌）曰此眞予兒手跡也豈不信哉遂定出城之
議而同爭之上不從使崔鳴吉製國書詣于清陣畜馬亦曰呼嗟
國王若守孤城以冀苟生欲雖久保得乎今欲出城是即存國之
幸也宜奏皇帝使擇出城吉日而將撤諸君之命救各跡者云是
夕黃霧四塞二十八日已定出城之計咸求孫賊之臣焚之金尙憲
鄭縕兩大臣即拔佩刀自刎其腹口號絶句而吟曰炮聲四面
如雷動衝破孤城士氣窮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將茅舍号從容又
製衣帶贊曰主辱已極臣死何遲舍魚取熊此日其時以君身賊
吾宗旧恨一劍猶在魂死如故聞者莫不揮淚咸嘆清陣有大呼
者洪朋詣烏金乭康金汝良鄭守命亦先出陣門而語曰畜馬

而後亦後未相與促席而吸咈耳之火而已 龍馬亦挐勅而出曰
角國曾受南以詔勅之時其禮何也 洪相曰奉勅者南面而立陪臣
北面長跪而受耳及授受之禮已畢 龍馬亦居於東壁 洪崔亦居於
西壁以成賓主之禮 龍馬曰角未日氣甚寒今亦必乃勞苦耶 洪
相拜受皇勅曰若大旱之得雲雨也有何勞苦哉 龍胡曰已等
修三田渡上皇帝後自瀋陽出來明日國王行禮於此宜矣然但受
降之時例有面縛輿櫬啣璧係頸之事而姑為藏之角其知否
洪相曰國王嘗衣蟒龍袍後衣北袍乎 龍胡曰不可仍指崔鳴吉
所著藍衣曰衣此色可也 洪相曰國王出城之際宜由何門耶抑
出南門乎 龍胡曰南門乃正門也非罪人所由之路 由西門可也
且國王行禮之后帝駕後自陽州直還瀋都而當遣國王於京
城以示畏恩東藩之至意云 亦勿以北行為憂也 自此以后東南以

永勿朋通洪朋曰安有復通之理乎又曰彼時當討撥獺整毋
師及炮手等以待傳令又曰世子及大君三公六卿質子各一人帝去
之议已為牢定世子雖有離親万里之行皇帝心甚慈仁必有孝
遇之情世子若有為親故覲親之情皇帝行亦孝悌必無不成之
理何患之有且国王請命例有世世頒賜之礼左非段念處也歩
貢歲幣以大米一万石白金一千两黄金一百两白苧一千疋虎皮三
百両一歩一聘為覲耳両国亦知字小之義勿護事大之誠可也又曰
至撤兵之事少国王出城之前即遣三万兵於三南三万兵於北道
即傳軍令而召待其回然后可以大帰且己和之后被虜男女當
留还本国而未和之前虜被男婦雖贖録而亡者并為副送於帝
都也洪朋曰一以今約而行之自是畜馬等与洪崔談咲之乱歟
若平生知己者二十九日遣崔鳴吉及武臣李英達等亦加入呉

達濟尹集而將詣于清陣 上閉戶良久為之痛哭吳尹尔至
清陣皇帝召問曰爾而有何意而欲絶兩國之好耶吳尹而曰非
其不和也只謂信使相通罷皇帝大笑即命解其縛而加其冠
皇帝為崔鳴吉大設饌味而餉之皆非本國所產也下箸無遺皇
帝又賜鳴吉英達而貂裘各一襲崔李受之行九拜禮鞍馬而
曰明日國王出城之際只率五百人勿加其數崔李曰固當如教於是
上以左議政李弘胄年老矣以兵判李聖求代之廟堂議曰可謂
得人矣當今國事無如此人不可暫離於左右乃啓寢駕陪大
臣不將以假御送之因命春城君南以雄為假御大將又命寧丞朴
潢朴篨官僚林揀蔡裕後鄭雷卿李命雄而以治此行之裝
翊衛司官員皆稱病不往悉以武士行之武夫怒罵曰平時好官
自任渠輩臨亂行人委諸我曹不亦憤乎三十日上肯出城使鄭蘊

呈劄其畧曰童木未在城外胡上促出留城百官皆再拜痛哭々
拜如雷下至奴隷莫不落淚上至清陣行礼可汗携出剌繡衣
貂裘各一襲白馬一疋賜之設宴而罷日暮上與清衛還宮世子
及兩大君猶留陣中為質可汗以朴蘭英為朝鮮不忠出斬之三月
初吉清兵解圍即還戰場処々只有稚兒々痴老顛倒号哭留城
体府李弘胄開門收入使老弱除官婢春二月二日我軍始撤兵
開門放出任其所之上率扈從百官還駕京師三日上命兩司論
其將士之賞罰平安監使洪命耈觀王千里逢賊酣戰兵孤力
薄為賊所殺上悼之追贈其秩兵使柳琳亦於金化地遇賊力戰
大敗卻之褒賞其功忠清監司鄭視世只率兩營軍往近觀王
逢賊居州壯士俱沒忠清兵使李義培慶尚兵使許完右兵使
閔林與賊合戰於利川五將失逢三軍咸沒嘉其忠烈都元帥

金自點雖有兎山之微功趑不赴援於南漢使賊遺君父副元帥
沈器遠領率南北精兵而逗遛不進孤負南漢君臣之義蔑矣西都
副元帥申景瑗為賊所擒偷生負國南道副元帥尹緒擁三南之
大兵而既不能指揮諸將以致敗沒且不赴援於南漢坐觀終何
危之勢摠察使金慶徵以請社勳臣受命司之重寄主管兵
刪首不能防備設計及賊船渡津之時領軍出陣庸蹲炮一
三聲不戰而潰係船遠海因念宗社殯宮王孫私親而求活一身
死令公私副察使李敏求分朝重任亞於慶徵不念明援朋歟
耶不聞一聲大炮身猶自奔與賊妻子籍冦君父綱常絕矣舟
師大將張紳亦以靖社之亞不專管主師而自恃天塹無意
戎器及賊猝至惶恸無措不知所為聞賊炮聲見賊乘船尸居
樓船下不進坐而視望假賊渡津函社殯殿王孫老母死生存亡

如視楚越逃海末生忠清水使姜晉昕以不次超用故至拜閫
守變生后未守甲串渡口亦不戰而逃避并亂右人亦之死而司
丞請死不容誅上并下秋書姑施輕典竄亂逐蹙遑而司憤而
益方與情久而益激上不得已以金慶尚張伸前功且至不忍加
誅賜之自死姜晉昕吳俱遑以賜斬於市其餘諸將并命
亂之諫官弄直臣又以大亞尹昉身任廟社安危陪往江都曾
不檢勅諸將固守金保及其失守竄身閭閻覓因偷生其死
弟一請亂配死上姑舍罷出令南漢守堞扈從百官各以功次
賞職体察使金瑬四品至大將申景禛具宏李時白特賜內廐
馬各一疋其餘將卒次第賞賜江都死節并褒忠烈各道
戰亡將士亦附勳府未及赴援者猶看戰功并不亂論上親
自犒軍於慕芬華館大備酒饌以勞其苦以酬其功又命官

設万科勿論出私賤各以其一技許科單情於是大悅矣
崇禎紀元后十年丁丑縑序

黄鵲乳翩已決高蹈之帳　恩深東海　伏　漁樵此生　烟
紫鳳含綸遂有名區之賜　旣越南金　念　泣犁耋頸　簪
霞痼故山疾之石室㠔峨　顧坐井烏能免我　頃設華館之間
紋分殘万里之鵬波浩蕩　友麋鹿若將終身　書紆猿寫之悉
玉墀授迹媿自多於踈狂　踐動前席之懇　豈意一曲清湖
猗衣拚身望豈在於青紫　敢進还山之章　乃賜四明狂客
烟濤万頃長是沐浴恩波　適意清風明月　百年鴻私　伏遇
欵乃一聲莫非歌詠德澤　生涯胜脾蔺墻　數行鮫淚
求賢如渴　瀨水自清謂無損於堯聖　遂令微蹤　敢不冊心
待士有容　劉倍雖迥旁有妨於庚治　獲此殊渥　瞻首
不敢　山野性偏縱未效匪躬之節
如祖　江湖身遠誓不忘憲闕之心

謝賜鏡湖水表

老林白湖撰

壬辰録

壬辰秋七月望夜王假寐夢有一將軍伏劍被甲自南來叩门曰大王宿耶王曰何誰也曰我氏中古將関雲長也西道花陵江沃以東人烟絶矣何其偃塞鼾睡也王旋驚起毛髮益竦縮顋而訖祀矣良久又呼曰王不信耶国內擾乱可立而待也王再拜曰何其然耶答乃奸巫作孽而然耶曰否即今倭僧叔舟刻木為戦古名將藏于篭中明日午后南大门外載篭而來伏兵其處結縛其僧而殺之蓋篭中列木爲將呼之則天然爲人各率其衆變化无窮雖億万軍兵莫能當矣王請勿疑王驚起覘之亦夢也將軍言語况然在耳東方欲曙即令五軍门將輕騎跣卒引入羣巫益惧奔走惶悚之際部摠崔致俶入見王執其手曰今日南门外有一僧載竹篭自南來矣君即伏兵其处結縛

其僧大焼其菴君其勿追遂奉命而退伏兵於其门外是日午后
果有一僧載菴而来遂擒兵縛之其僧慨然下淚曰此閑其事
也昨日呼之則身不動烏刻木為人皆化為人俙閑其不化烏安知
今日有此変也惜哉吾三之行李也汝亦若不殺之払千万兵其可
當手遂自刎而死閑菴視之果有刻木為人形背上有万古君
将之名矣遂殺之於是全旺内修戰備九月初三日壬午烽火入巨濟
云倭賊船百餘隻来泊島邊所過邑里無不残滅即令郭再佑
将兵二万直走鳥嶺関又命晋陽節度使崔慶會金千鎰柳恵益
将兵三万拒之倭卒各分道出攻平秀吉直守鳥嶺関島西飛
直守平壌賀貞羅共直衝浜陽是時郭再佑与平秀吉戦不利
発夏山使修戦備倭将羅北将兵自吴鷲島而帰再佑使裨将安
見今被朱衣而呼之曰角何向来峯〻呼之瞻之左右忽然在后羅

北望見曰此神將也遂屯兵於東角門外十一月既望夜半羅些作偶
人以投城中大衆震驚墮死地者過半再依遂收兵遁走是時崔
慶竜金千鎰聊患之亟守晉陽城壁不出倭將昔宗圍城一月視
地形曰晉陽易取耳遂灌水〔我〕中城不沉者三尺民多叛之思灌水三
日三老結草為人癸巳正月夜半以投城中々々有一老嫗大呼曰倭
卒入城中々々士卒大驚遂自投城下灌水城中城門自開倭卒遂犯
城中以動威力放兵四胡三將士拔劍大呼曰嗚呼天運如此々將奈
何崔慶竜匹馬單身犯其前奪倭將竜泉劍負送全羅道樂
安遂登樓吟曰矗城樓中三壯士一杯笑指長江水長江万古波滔
々波自先竭魂不死三壯士隨樓而死倭將遂登樓大饗食賞功與
晉州妓生論介於闘死年於江上論介慶竜之妾也作歌曰鳳凰々
兮舞袖達江山是々兮乘目樓彼狡童兮與我好兮嗚呼哀哉此

何天地日合違遠世子悲遂抱倭將適賤而死矣已三月一日倭將
賀羅並把沃仍燒大閣以勤東都放兵西封王大駕歷問于朝曰今
歲兵大自古所无何以存社稷奉先后乎一三吾卿皆曰倭酋平秀
吉自西飛賀羅並之用兵程司馬穰苴不能過也莫如請獻降
因以附之順且無子大官聽決唱拜万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
李德馨李恒福進曰今若降禮走中原而朝必并亡豈可爲
吾王曰照無不朋助況一三吾同何殺不力乎遂避賊於北庚寺倭寇遂
把城中擄掠之狀慘不忍言於是李德馨李恒福見于王曰當今倭勢
如天力無以降之吾請救於中原王曰諾遂爲全設教作請救文曰頃餘
王頓首泣血百拜言以吾待元帝蕃今十歲矣以陛下覆幬之澤惶惶
守職矣不意今春倭酋平秀吉來侵風雨迫於先陵烽火及於畿
廟江山誰奮一拳之勇天地誰深百代之警淚儘徹骨此力誰免

倭鼓之盡焉何由見太古聖化倭酋平秀吉鳥西飛二將出現爭戰處
化無窮意在于里假此一偶直守平壤其意孫間伏欸陛下發之
恤之特下大命以救西河之數以活涸轍之魚一示神明之威乃父有憂
子之心子盡乃父之孝矣豈非天倫之理亂伏請察焉是月十三日臨
朴陞聲磨果廷于望旦夜行々至于中原見于天子曰祿神小邦之旺倭
卒来侵以至于危社稷之境伏祝陛下一下神明之威乃生臨隕首
死當結草且倭酋之意非在朝鮮實在大旺其將奈何天子曰
朝鮮八年兵火天之運也朕徒送兵終無益矣汝且無言歸報汝王
終无許兵之意留之十餘日天子責不還恒朴陞聲磨之手々痛哭曰朝
月迁延王必待矣君乃留于此我乃歸国見其動靜復来矣嗟呼
国破君亡乃我私何面目復還故国也遂別而歸是時陞聲磨弥留
中原日夜叩頭九重之外泣血七日天子曰嗚呼德聲磨為国之心也

遂命李晟将兵五万以救朝鮮是时桓朴迷見于王告之以不許
兵之意王油然涕泣曰国家存亡都付於先生矣如何忽聞此落膽
之言也先生勿思苦苦復往中原千万伏望桓朴再拜曰臣磨頂
放踵不遠千里之行復促行李晝夜行去〻又已六月十五日至于平壤
吾人之境。望見日已臨昏風雨暴至咫尺不辨。分自如死遥看一
處灯火耿〻即至其家乃有数君子座中有一老嫗出欲逐曰君
生何国也答曰朝鮮人也請救次去中原道遇風雨冒露到此嫗咲
曰許多村落鳥往不可向到此畢庵之家寄曰日已有風雨暴至今
鳥往嫗曰有何大事晝夜驟行曰今我之国內倭卒未侵幾至敗
旺之境何様晝夜之行嫗曰勿多言入房中桓朴開門視之房中
有一将軍佽鋼而坐即出門外再拜問于老嫗曰何許将軍入房
中而坐嫗咲曰君勿請惧此乃中原名将李如松之畫像嫗就座

曰朝鮮兵大天之運也然此將庶可圖也君買此畫像不亡妄也時家
產万金矣盡散財物買此畫像以待君久矣君持此畫像獻于天
子以請此將不然則君之国亡可遺矣且天子見此畫像必問所出
處君即答曰臣来江陵子午有壽星子遺此畫像矣天子畏
天也問曰子午谷有雲氣如炸安知今日看此奇事而必許之矣
此將君其勿泣泣恒非遂以銀千兩買之遂別而去行數十步回
顧而見則因忽不見但有一大岩石而已恒非乃已中尔陸聲已請
兵矣恒非見李晟之像歎息曰此將往去後無益矣見于李
曰臣視李晟之像則乃大將之才也恒非跪進畫像曰願乞此
將天子大驚曰此畫像得何處乃乎恒非以老嫗之言言對之天子
曰汝之旺運可謂天助矣此吾干城之將也朕雖居万里之外汝
且無言與李晟同往陸聲叩頭門外吐白都邦曰何惜一大將

以宅永舊之国耶時皇后受恩於本国人李長倍之物故在屏後
亦効之天子不得已而曰朕即着陸聲之議心何惜一將然而如
聃方侍凶奴不还陸聲曰凶奴伐之可也不伐亦可也至於小立之
国亡在朝夕其於恤小之道豈不洞迫哉伏願陛下急下班師
之詔天子默然良久命如聃之弟如貊伐凶奴召如聃还如貊
遂至此退以此告如聃々々曰使我留五月盡滅凶奴也以其兵(兵)備方
如貊恨憤而敗見天子々々曰即今朝鮮倭卒来侵邊至敗亡之壞
百角思之不得已遣將軍達約成功而敗如聃曰朝鮮兵大天之
運也至難將兵未易救也不如不往矣天子曰於將軍度能国
幾万人而足對曰非十万不可也於是天子命鉄騎十万各齎糧十
亦明日親推轂於门外如聃曰往東国先見其王之不肖々即还
师矣遂率兵吞朝如聃以疆补請救之故未成此伐(伐)之功不勝其

憤罵恒升曰大軍啓行出無端就行耶若不獻竜肝可斬汝班師
矣恒升遂至白馬江焚香祝天曰嗚呼冥冥之大空使恒升復見太
平瞻化復君王之我遂痛哭于江邊一晝夜有一竜出見于船頭
恒升曰汝欲豈遣我肝乎竜掉尾低頭恒升遂拔鈿斬之出其肝向
獻之如松大驚曰此神也以升爲護軍使奉姜邑九月十日出鴨綠江
遂如松望見朝鮮倭氣衝天無一點王氣遑遑江上廿餘日遥望
平壤老峯山上有白旗飜々向于恒升々々曰此乃倭覘大軍也如松曰從
此賊鄉農軍矣遂行兵逐之倭卒見唐兵遁走大軍違食霜名
太半俯于路如松大怒欲斬犒軍使恒升大懼揮手見陸聲々
不是犒軍使而入見如松怒曰汝不犒而奚適即令行斬座聲曰
小將朝鮮頭目安爲犒軍使々將軍能成大功斬頭目可也不然
而斬頭目可不可使聞於隣國如松曰犒軍使阿誰也曰恒升也如

松曰即出島引恒朴挐手入恒朴入見如松大怒曰汝不縛軍而奚適
荅曰將軍何言也縛軍已久矣遂計朴敎士卒子皆已饗食矣如松從先
奈何身隷軍使予盖看恒朴縛軍之意而陸聲虜身如松詰誰之
際軍已饗食矣如松屯兵二千餘日倭酋島西飛擒平壤絕道矣
十月如松坐見天氣曰慶尚道高靈居金應瑞天出之將以稗文隱
王曰當刻回沿送王見之即下令高靈索之果有之金應瑞即
騎馬渡鴨綠江達夜已深矣明日雞鳴而入見如松如松曰吾即
召君欲行大事君聽之否應瑞再拜跪曰身任死矣請奉命如
松執手附耳語曰即今君之國內倭氣衝天然倭酋島西飛據
平壤故路頓絕且西飛出魂爭戰變化無窮其所爲以君能斬
之乎應瑞曰請斬之應瑞遂促馬渡江直至前日所愛妓花月家
花月倭將守廳入去矣但有花月母春娃而已春娃見應瑞曳

袖入房附耳語曰有何故耶當此亂世致此小人之家也遂下涙泣
玄瑞曰吾々自一別之后花月寡貞恒入夢中當此亂世欲見花是
花月安在春駐曰花月即今倭將守廐入去矣明日午后来此將岸
即隠於房內見之玄瑞於是屏息隠彼身於房內午后花月果
出玄瑞窺窓覘之倭卒擁十人以玉輦侍衛而出若迎上仙也哉
駐見花月附耳語曰慶尚道高灵全牌將欲見汝昨日来到此矣
花月大怒似目視其母曰全牌將何許人也吾死不去必下命倭
卒乘輦而去謂其母曰明日殺牛具酒吾明日復出矣遂去玄瑞
抱憤默坐以待出矣而欲殺之明日午后果然復出問其母曰能
辦酒肉否曰辦之矣花月乃召倭卒曰汝等來此久矣玄知貪饕
吾今日欲饗汝等大辦酒肉就坐飲酒倭卒大喜皆醉臥庭下
或臥或睡於是花月入房中執玄瑞手曰行何到此也有孔思勿疑

言之若多大事非我而誰也孟瑞遂抱花月同卧附耳語曰今我行
事有意焉西禿花月曰然西禿身不入刀矣其知如神其力如山其
勇如虎變化无窮知將軍必来城隅四面懸鈴數畳禿焉不
能入其可何也有向誰而能入那小人先入東門一隅裁斷其懸鈴矣
將軍亦更一入其処焉可為也孟瑞曰唯〻花月遂乘夜入去是
夜亦更花月托以大小便出入城門以袴綿裁斷其鈴坐西禿之側以
待孟瑞〻〻即踰東門果然盡裁斷矣孟瑞直入廳上花月出門曰无
子乃入否曰然西禿安在花月曰客舍連廊九重其〻房内剝木為
將天然伏劒而立君其无疑隨我入來孟瑞隨花月入房果然看
將伏劒而立至寢方三人就眠遑一人亦然號坐側目而視之孟瑞入
門西禿之劒見孟瑞自投向前孟瑞以手把其兩間花月曰西禿安
在花月指亦然坐之人曰此乃西禿然方今睡熟孟瑞瞋目曰何為

睡也花月曰其目齁之乎睡不齁乎不睡丞瑞坐側視之頸下有金鋪
逆起丞瑞恐或失手以延處其鼻息西飛久伸之際丞瑞手押頸下金
鋪逆以劒揮之斬其首遂出房遑西飛乃然而起拔劒打探設傘
刀丞瑞騰空而去花月扶其袖泣曰將軍何疑斬我首持去丞瑞遂
斬花月首出花月家其母問曰汝何斬吾兒首來耶丞瑞揮其淚
受其首其母受其首以燒泣一聲動曰收屍急忽使行丞瑞立俟之盡
花月之立忌恐禍及其母請斬之可謂忠孝兼丞丞瑞遂渡江獻西
飛之首請收咨疑如舩見之下床拜丞瑞曰吾不知君斬來昨日有
鳥西飛彎弓射之墜于空中此乃西飛之魂也居数日如舩見雞林
瑞雲從之喜色滿面曰此乃王氣即日渡江即馳平壤倭卒失收呼
泣之拜如滿澤蛙拜如舩即衝倭陣有一人大呼曰朝鮮收金丞瑞
出聽我言吾將來時謂我士卒曰吾必死金丞瑞之手送我斬汝首而

来我斗角豕子汝少年長力方睡乎床故吾不忍下手取汝頭銀
箸而歌將軍曰小人斬孟瑞而來乎路失之但取銀箸而來將軍大
責曰是何事也從不信之不意今年有此度也又視銀箸曰此非汝
頭上物耶何其背恩忘德之若是也又呼唐將曰寧闘智不闘力何
遣刺客來賊我將又曰孟瑞若免吾鉄子吾亦將兵而去矣如松曰今殺
而死其餘益足在也朝鮮諸將更彌現謁曰將軍何惜一人不以解彼国
之冤乎不如出給以謝之如松曰君不可謂薦情之人矣如此君將
何忍死地孟瑞曰大將徒死請當接兵如松是万古忠良之丞也
乃賜掩身甲孟瑞被甲上馬大呼曰我金孟瑞角能於我何也倭卒
脫冑視面乃免冑視面倭卒曰
曰進互孟瑞鞭馬不進互見既身大斧孟瑞墮馬佯死倭酋皆以為
遂斬首次騰空未及上馬首孟瑞遂斬冑達首而還陣如松一見拍手
嘆曰壯哉孟瑞之勇也一身都是膽也倭卒見冑達之死失拜大哭

應瑞死

非失大將今失亞將我求不生還故國其可何也遂開門迎戰如松直驅
陣中大破之倭卒遂北兵遁走如松追之逐世又破于武山城斬西首
三十級甲午十二月初三日王夕中一將軍大呼曰王能記我乎我去年指傳
將也王再拜曰有何教而又到此畢陋之地曰平秀吉陷慶尚左右道再
佑東手各策據忠清道偏生賀羅也陷京師下强心王不如還營
王再拜曰臣欲還營羅也遮道其將奈何曰吾明日自空中為前驅
王還后入營王再拜曰謀遂今還營擁兵向京雲霧散空中鳴鼓
為前驅斬賊首數百級免還營羅也曰此神將必有異乎德擊于
平秀吉曰今日神兵自天而降免破軍歸其可何也秀吉曰此閉兵
事也殺白馬血洒陣羅也即殺白馬血以洒陣出戰神兵不復動
矣王復為羅也所逐又避也沃寺中乙未正月初合應將李如松兵
李德馨金應瑞李恒福入見王王下床再拜如松見王之傍曰如此

兵火必然再當遂欲班師向中原王登三角山呼天大哭曰嗚呼皇
天豈非將喪此將奈何日出而哭至于日中如松聞哭拜曰阿誰哭
也此乃蒼龍之拜也應瑞曰小將国王見將軍之班師如是哭也如松
曰見其像不足王矣聞其拜可以王矣遂還屯以沈惟敬乃倭酋挑
戰如松堅壁不出四月初六日甲子倭傳檄曰決勝如个羅世曰諾遂迎接兵
命應瑞為前鋒以恒补為亞郭再佐為頭軍使人唐將李靖為並
行將分道出攻時如松上壇身王國其奇良久日已午矣如松指梓卷
蹈跳曰王軍大破其何然也遂揮甲登壇佇立良久下壇復國瞻曰見
捷必矣王曰何以知之曰我視之王其奇安而整我之其奇錯乱明矣死者
太半矣今又視之王之卒大敗又喪元帥見捷必不期手免而應瑞持
捷入見如松曰今日之戰君未勸〔勞〕安信於前日矣應瑞揮汗跪曰饗迎
沼沈頭倭多步卒遁走而大軍之馬欲躍不得發逐於敗矣小

將即馳十里大破之斬羅世之首其餘盡抗於泗頭矣於時如麻
使軍士大饗倉勞卯士哺而歇馬騰於糟是時倭酋世地據忠清
道洛夏據全羅道殘滅無數大軍數戰不利金應瑞將兵二万
討忠清道郭再佑討全羅道應瑞已忠州屯於達馬江邊以單
騎即覘倭陣為倭所捕應瑞嘆曰吾今日命盡矣遂墜馬佯死倭
卒大喜曰今日報島將軍之讐徐待應瑞載馬而去應瑞入陣中奮
身而起蕭力鐵網碎如霹靂大呼曰蠢々倭卒敢當我乎指南指北
左右衝突觸處死者以千數世地望見曰此非凡將畧也曰角士卒聽我鼓
拼面々圍住遂登隅應瑞大呼曰以天力制之誠可畏也遂斬頭十餘級
世地偃旗棄鼓收兵遁走應瑞追亡逐北所向無敵大軍永乃亡匿
矣見應瑞直驅大破之勢茲以鼓譟而進斬世地之首其餘散卒皆
遁走慶尚道丙申正月獻凱歌如麻々々曰壯哉應瑞之勇若生申孫

才僅於我矣是時三道安靜惟慶尚師被其禍人民遂絶矣如松
即代慶尚道而秀吉拠鳥嶺閉其道路不通遂進兵渡浜江兵民之
餘舟瞬已腾不能渡如松再拜祝天曰朝鮮運只在此行遂号令軍
士即驅渡江水中絶矣遂渡江至鳥嶺閑山下山上倭卒皆見矣下
如注義手敗之如松諸将曰何由上山討之再佐曰莫如韓信通於道之
術伐木連聯前至后破以示死意如松曰然遂陣于青松縣西与秀吉
吉相守三月初九日戊子秀吉刻木為士卒天然為人変化無窮直向
仔之一瞬間木兵在後攻之四方大軍大敗士卒亡者過半倭卒乗勝
逐北大軍収兵遁走守仁同秀吉屯兵于天城秀吉化為鵰飛入于大
軍陣中如松曰此乃秀吉也援弓覘之鵰飛去秀吉曰如松天出之将不
可欺也遂収兵而去如松狂騎逐秀吉遂屯于山城北面一日秀吉化為
雲霧中蔵俺万軍兵欲襲仔大軍如松皆見雲気令軍曰今日有

大小我軍咸集一処各揩刀戈揩天恵瓊入見曰此何軍令也曰知此雲之
気者恵瓊曰不知也如松曰秀吉於此中蔵兵欲襲我矣恵瓊曰
秀吉安在如松乃鋼指曰此乃秀吉存也恵瓊躍罩伴丈以竜泉剣
揮之倭将一員墜于空中而死血如雨兵士甚散遂大破之計向無
前下之正月二十八日夜如松夢中有一大将呼曰君知我乎我伏中将関
雲長也今此倭卒頼将軍之力不能制之然倭卒必欲水戦々々
乎大軍必破矣将軍勿泄吾言如松拝問勝策答曰全羅順天水
使李舜臣水戦名将従彼軍中拝大将乎必捷矣如松覚乎夢矣
遂傳檄于順天全羅果有其人矣即召拝大将位在恵瓊之右恵瓊
憤然矣倭酋傳檄曰今下陸水戦如何如松謂其将佐曰彼悍勇而
習水戦其鋒未當可也乃以恵瓊為裨将以再佑陣于大多浦陸
營陣于竜山浦如松陣于蔚山營五月二十九日倭卒陣于總營

時德喜將張如洋赴戰死舜臣身亦瑞不勝憤然是月十五日夜舜亡
日大膽將己把檣烏悲矣而已倭船中大箭飛入船間舜亡以足
蹴之火箭还墮倭船燒數十艘亦瑞以為神遂下忌矣十六日舜
臣軍中各持刀達夜斫船艇明日視之人皆溺水為倭卒數萬
大畢矣十八日又令軍士鑄鐵綱以投船底倭卒為綱所羅盡倭
卒致穿船底以脅船矣七月十九日舜臣傳檄倭卒曰明日決勝如
何曰諾遂羽驅接戰舜亡拔劍抱鼓而立於船間立刀免接良久
倭卒以銃中舜臣〻脫衣贈其子右鐵曰衣我之衣鼓我之鼓勿
外我喪白鐵遂掩屍船中衣其衣立于船間如其父倭皆望見曰
此乃神將也死而復生矣戰過數十合日已百矣遂屯豆海口倭卒
達夜鼓金山通道引船而遁走過再祐又見破再祐棄船逃之倭
卒遁去又遇如松於蔚山陣代戌正月初五日倭卒投金於陣前

大軍見金於之倭卒龍衣伴之如松引兵伴破斬首數百級倭卒集
于海口又發釜山逃走倭寇來時兵以億万計去時纔三万餘矣青正
年十五馬西飛年十三皆不得生還故国惜哉如松見朝鮮山川
地異皆斷其血脈而然之亂脈斷矣之害甚於兵火矣日延步
十月班師踰山嶺之而父老殺牛具酒爭羽献賀矣遂至京師大
饗賚功後松[illegible]有異心欲害朝鮮矣是日必有老人騎青驢巡
於陣前如松大怒曰當此賚功之時有何許老犯馬若是遂命捉
來丕瑞追之君其老人於馬上以鞭指曰君執此鞭吾丕瑞以執
鞭以手揮之丕瑞遂踊躍于馬還告如松如松遂拔劍逐之老人佯
走至于太白山六日已合矣如松失路隨其老人而至一處有牧农茅
屋老人曰何以來此如松曰欲覩太白山而來老人曰子見吾兒乎如
松曰請見之老人呼其長子而見皆為殘身一日食一粒米一延年功

拔山氣起海人無當者呼仲子不見昔爲虎身有倍長子又見
季子老勝伯仲老人曰吾看十歩孫兒甚不肯欲除之不忍焉
子乃適亡請假手焉如兒諾之肰劍而入欲斬乃其兒每每跳躍
或坐劍頭或立樑上不能斬之遂有慚色拜謝老人々々嘆曰君其
中原請兵將耶何不能降一小兒乎如兒拜謝而歸自責曰我鮮
名將盡在太白山而我不知也遂率兵還中原矣

西華記事

万曆二十年壬辰宣祖大王二十五年四月関伯平秀吉遣其將平
行長清正不大來入寇我境四月十三日陷釜山浦進東萊長驅
直上巡邊使申砬敗死於忠州二十九日夕急報至翌曉大駕擧
監司宋彥愼移本府兵馳進黃州邑衛而來五月初七日城中
士民出迎于載松院大駕渡浿入御上衙居數日上御大同館門

父老羅拜於前上慰撫之生貢賜匪祿賜懿直上跡極陳治
乱之由吾曰今日之事是予之不跡萬之意忠誠可尚越翌日
上御含毬門親手指井田逼回因講守城之策命左議政尹斗壽
帥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李元翼不守城時城中士女聞車駕
將欲出避各自分散閭里為空上御離門招集城中父老令
承旨諭以堅守之意父老數十人拜伏痛哭承命而退分出招募
悉還男女老弱之竄伏山谷者六月初八日賊至大同江邊尹斗壽
進李鎰顧立江邊守下流殘(淺)灘處朝廷所議守與避尹斗壽主
守鄭徹主避柳成龍曰今日事勢與京城有異京城下軍民崩
潰散無守之城此前阻江水民心頗固可與堅守以待天兵之
來援耳李元翼進曰(國君)臺死守社稷雖父母之邦義不可往今左長(將)
安之軍民皆曰本城險固立根又足欲以死守及決西巡龍灣之計

兩内殿嬪宮以下先於宮人免出玄幅覘城中士女遮道請留於
嚚區還不能禁止柳成竜出門招諭其長老汝輩欲竭力守
城不發事駕馬出避為国之患至矣而因此紛亂毀擾宮門不
可也家民聞其言俯首而退於匡攝帑其一首倡遮道者三人
斬之是日初昏上出城舍輦而御馬頭着大帽直領泥土盈溢
路上觀者皆流涕焉尹斗壽金命元柳成竜李元翼等任肆光
亭宋彦愼守大同城門兵使李潤德守浮碧楼以上江灘慈山
郡守尹裕後守長慶門賊排作一字陣於東大院岸上驕肆鋭
卒猖獗輕趫而臨戰長技最是鳥銃ㄑ丸過江入城或中楼柱深
入数寸我軍狃於昇平未習炮射自城上放火炮箭落江中彈
亦不猛賊輕易之聚浴於江邊須江上流有王城灘水缺多砥石
非熟諳灘路者不能濟賊立一陣阻水屡日不得渡聲言備船追全

僉元欽來夜擣倭使高彥伯領精兵從浮碧碑下潛船渡軍前
襲第一陣殺賊甚多列屯賊驚起大至我軍退走未及乘船溺
死者多倭軍從王城灘亂流而渡賊始其水淺乃渡軍我軍守
灘者不能發一矢而潰十二日夜我師乘勝潰散賊陣于城外登牧
丹峯見城中寂然旌旗擺列疑其設伏不敢近三日而後始入城庶
尹尚復與廷入竜岡海曲陽陸祿往說曰避兵他境於義不可宜
募兵聚粮為討賊之計復與從兵言募兵以万餘分陣于府西
三十里外一陣以本府判官李忍嶙二陣以出身崔琛三陣以權
金管分洞口陣以部將李祿也三和縣令趙沵竜岡縣令申俔江
西縣令柳曦永柔縣令黃淑咸從縣令李璲甑山縣令趙誼順安
縣令河弘秀等領兵未會列陣于大寶山西本府士人李陸岩楊陸
孫陽懿直募義兵三百餘人進陣東村前判官張以德屯兵花園

村前部將高忠敬陣於唐法祠時義兵四起見零賊必逐捕之
少間閻府夫亦聚林薄間登高候望賊多少或進或退皆以殺賊
為心賊亦成群而出遇我人無害之朝匡弼從遼東告急乞師天
朝命副管摠祖承訓遊併使儒戴朝弁和寧遼東兵三千人救
之七月十九日進攻平壤適值大雨城上無守賊 天兵一隊七星門突入直
馳下大同館前殺賊甚多賊大聚依險隘亂射馬銃城內路狹馬不
能展遊史儒戴朝弁及千摠張国忠馬世隆和力戰死之天兵敗走至
婢妍洞潦雨泥濘馬浸腹不得出太牟被幽承訓因率兵退還遼東
八月日李元翼身巡邊使李薲領本府及三縣十三驛兵追薄
普通門外遇賊先鋒射殺二十餘級兒已賊大至我軍四潰被賊
追併死者盈野元翼敗還順安助防將金應瑞一軍不退元翼曰
應瑞死矣及日暮應瑞斬賊將奪白馬至軍而還元翼馳啓之

將陸操防禦使行長副將鳥西飛勇力絕倫常先登陷陣行長倚
重而委任焉存妓桂月香為其所獲雖見寵幸欲脫不得請謁
西城省問親屬倭將許之桂月登城哭呼曰吾兄安在連呼不
已金應瑞應聲往赴桂月謂曰若急大事我以死報之應瑞入
帳中倭將據倚牀睡張兩目按雙劍滿面通紅有若所入者然
應瑞拔劍斬之倭將頭已落猶能擲劍一着壁一着柱沒
入半刃應瑞佩其頭出門桂月牽衣隨後應瑞度不能兩全揮
劍斬之踰城而還翌曉賊知其死大驚亂集勢緒沮其人家
堅閉城外築土窟廬於密德及牧丹峯嵩永殿北頂及於一廨
砌大作曲窟於練光亭北向環大同門至風月樓八月二十五日天將
遊擊沈惟敬來探賊情使家人沈嘉旺賫書入賊中問南無
何深侵屬邦敢抗王師乎行長見書即報而請面見以子惟敬從

單騎赴倭陣行長平義智玄蘇而感陣兵威會于城北十里外
降於山下迎接甚恭惟敬曰天朝隱憂屬旺傾粟發師來援爾
若革心解兵亦日本生靈均吾赤子天朝一視仁誼皆勸感宇
行長求約和以來納貢惟敬曰吾敢報聖皇當有處分期以五十日
往還爲約倭衆毋得出西北十里外搶掠鮮人毋得入十里內侵倭
國乃樹白牌而限之由是賊兵不踰一步地列邑倉庫賴以得保惟
敬老去過五十日不至倭疑之辯言苦時飲馬鴨綠水人以益懼
十一月六日惟敬來復入城留數日宣諭倭意更爲約誓而仍着
小帽子數万項遍賜諸倭乃知其兵額多少故告于天朝倍其
衆討之而李鎰守浿江下灘城陷之後渡江而南循黃海江原
之界募兵還平壤陣于井泉坪與義兵將高忠敬連勢頗有
斬獲之功遂以鎰代李蓂賓爲巡邊使天朝以兵部侍郎宋應

昌為經畧員外劉黄裳為贊畫軍務艾惟新為督餉都督
李如松為提督副總兵楊元為左協大將以王惟寧王惟貞李如
梅李如梧楊紹守孫廣李寧咸統于楊元副總兵李如栢為中
協大將以任自強李芳春高策錢世禎周弘謨方時輝高昇王宗問
咸統于如栢副總兵張世爵為右協大將以祖承訓吳惟忠王友
迪趙之牧張應种駱尚志陳邦哲梁心等咸統于世爵是正月
六日李如松領三協將李兵四万二千七百餘人進陣城北部分諸將
進薄城下賊二千餘人登牧丹峯呼喊放炮賊万餘人擺立城上
前插鹿角柵子擁盾揚刃勢甚猖獗賊已五千人逮大將旗鳴鼓
吹螺巡視城中城守隨固勢難遽攻提督迴軍還營是日左防禦
使鄭希吳右防禦使金應瑞和領兵八千人陣于含毬門外賊兵潛
出大同門環行水城外自後掩侍我軍大敗死者仟八是夜雲氣白

向自此而起作四外兩陣狀又有旌旗擺列之狀俄而示陣雲消滅天將皆曰我勝之兆也翌朝賊將擁紅蓋着紅衣而出天將曰彼乃浙江兵也彼之勁悍天下無敵皆然有懼色賊走夜潛出襲砍三帳將營破官軍殺退時天兵散野走亘數十里我軍西捉雜葉山東屯木覓山天將謂我軍曰爾知上高山芽現之明日吾必敗賊矣初八日黎明提督鳴囉一聲分統三軍一軍攻七星門一軍攻普通門一軍攻含毬門提督領精兵二百餘騎往來指揮壯士踴躍大炮齊發聲震天地火箭入城林木皆燒賊從城上用長槍大刀齊刃下垂或如蝟毛鉛丸矢石亂發如雨提督首斬退縮者一人呼示陣前駱尚志奮身先登與吳惟忠奴附登城諸軍鼓噪從之負麻牌持矛戟鯰然者進尚志腕挾火炮大呼連放烟熖漲天黑如旌山又攫屍擲城上賊疑天兵上城不敢支退入內城尚志攻破城門乘勝攔入騎步雲集

提督結陣于五車峴東踰歷臨賊窟處火近城中轉成紅爐死者盈
城賊勢窮縮走入土窟處處之上多穿孔穴望之如蜂窠穴穴中
亂發銃丸天兵亦多斃死者提督曰戰於窮寇不如與生路而迫逐
之行長使張大膳傳語于提督曰不意大老爺發怒如是乞貸性
命提督使自責諭行長曰以我兵力足以殲滅而不忍盡殺人命開
爾生路(爾)可速與諸酋來詣軍門聽我約束行長答曰俺初當退去請
無攔後提督許之夜三更賊從大同門遁走一日夜至平山道多顛
死者宋應昌奏捷略曰倭兵死者二万餘級鮮人之爲賊俘虜者
一千二百人各還其居云平壤即復賊屯咸鏡道走提督追賊李元翼
調發金景瑞和所領軍人之不堪戰者輸運糧草而黃州提督進
向京城遇賊於碧蹄與戰不利人有傳言請正自咸興踰陽孟襲
平壤提督曰平壤乃根本之地若不守大軍無歸路遂回軍還駐

平壤是歲冬十月上班師於龍灣有儒生上疏以為遽還不齊請待
晴啓行上曰我行已定不可中止是日大雨入宿西村崔崙家一宿而
行時天兵絡繹往來作浮橋于大同江而濟之如是屢年且自軍
門限一各連亙擄掠丙申十月賊釁復開人心益洶上引大臣及備
局諸臣曰清正渡海必有直擣之氣我國之事每患臨賊蒼黃
必須預定可也領相柳成龍曰駐駕之所平壤何如上曰西依上國便
矣左相金命元曰平壤窮遠皆好天兵亦可恃也右相李元翼曰
須以關西之地為根本可也丁酉倭酋清正大亂復入寇湖南天變
以都御使楊鎬為經理麻貴為提督率兵四萬來救六月經理
來駐平壤九月聞南原城陷經理謂接伴使李德馨曰事已危
矣今日吾當進軍王京即放炮三拜鞭馬而出万軍隨之下湖
南先時天兵久留乏食本府士人李寉被金士仁趙涵金汝霖

賜陞祿楊懿直亦募義穀三千石以補軍餉鶴嶺特加通政
餘人皆除參奉己亥年間皇明人善相地者李文通來見平壤
言平壤有万年王氣 宣祖大王欲遷都於此使堪輿者三人與文
通相宅自牧丹峯尋龍而下至司倉北曰此正吉地也又向行至
鄉校之地登海鴨山曰只欠此山屬坤未方耳若差東則王業无窮
之地豈可限以万年哉即取筆盈眼界山川曰遠近峰巒皆拱揖平
壤真東方之第一王基也一人曰水迫城下是可欠也文通瞋目而罵言
曰汝何知此地之尤美山水爭金陵自古天下名勝之帝都也古人
詩曰石頭城下迫此金陵之形象也因以筆畫鄉校之南行廊茅
三間並棟曰此正建正殿之基也以木一標植其下焉

南漢事記跋

惟我東域奧在檀君之世洪荒莫詳箕氏易俗之後自三韓新

羅歷高麗至于我朝知礼義之可尚名節之可崇而称之以小中華矣我朝服事大明恪謹侯度律用大明律曆用大明曆服色礼義亦效中朝政令法度一遵奉持於常以礼義忠順見称於天朝矣不幸万曆二十年壬辰倭酋平秀吉遂空国而来蹂躪長驅八路魚肉三陵灰燼大駕龍灣旺命將絶其時危像之態慘可勝言哉幸賴天朝之興師大援扶国祚於將亡存社稷於危濟生民於糜亂噫壬辰再造之恩万世不可忘也是以惟我宣祖大王四十年治国未嘗背西而坐盖不忘皇恩也上自朝廷下至韋布孰不戴天朝之恩而至于崇禎九年丙子金国汗僭称皇帝遣龍胡兩虜率兵馬三十万犯境之三日即到漢陽都城失守大駕向漢于斯時也君臣上下背城一戰則或不無完城之理雖不能完城可以無愧于天下有辭於万世而惜乎為一么麽崔鳴吉所誤皮幣犬馬珠玉反事金虜

使我東三百年礼義之邦陥夷狄禽獸之域可勝痛哉嗚乎顧瞻天地山川是誰之有地黒天昏山裂水咽不意今者鳴吉之孫錫鼎襲乃祖之餘風侮聖毀経終為斯文之賊甚矣鳴吉祖孫之為国也祖為亡国之罪人孫為侮聖之罪人繼之君子於鳴吉祖孫何以道其万歩宜忍法之誅哉江都経乱之後人有見一漁父過燕尾亭倚艣嘆曰美哉山河之固也曾不知蒙帯而為恒美哉山河之固也曾不知折着而為械又作文弔沈都正李時禝叩船而去云

元生子虚傳

世有元生子虚者慷慨士也氣宇磊落不容於世屡抱羅隱之悉雖堪原憲之貧敏出而耕百帰而讀古人書穿壁東營無所不至嘗閲史至歴代危亡之運勝勢去処乃未嘗不掩巻流涕若將身処其時汲々然見其垂亡而力不能扶者如仔秋之夕随月披襟夜

烟神疲倚碣而睡身忽在乱縹緲悠揚冷然若御風而降吴覲
然如羽化而登仙倏至一湖岸兮長江逶迤群山纒綿万籟俱寂月色
如昼波光如練風鳴芦桑露滴楓林啾然乱目悦有千載不王之
昆乃剅然長嘯浪唠一絶曰眼入江波咽不流分明認是長汝尺荻花楓葉冷颼々月白吴皓何処遊徘
徊顧鵑之際忽聞節音自遠而近有頃芦花深処閃出一箇好男
子幅巾野服神明眉秀凛々乎有首陽之遺風焉来揖而前曰子
虛来何遅吾王奉邀子虛疑其為山精木魅愕然無以應然覌其
形貌俊邁乳止閑雅暗々称奇乃肩随而行百歩許有亭突
然臨于江上々有一人憑欄而坐衣冠一如王者居又有五人侍側皆服
夫人之服焉各有书秩那五人者是間世之人豪像貌儀々神彩揚
々胸藏叩馬蹈海之義腹蘊擎天捧日之忠其所謂托六尺之孤寄
百里之命者也見子虛至皆出迎子虛不知五人為礼入謁王前逡退

而立以待坐定跪於末席子虚之上乃幅巾者也其上乃五人各次而坐
矣子虚莫測甚不自安王曰風聞蘭香深尒薄雲良宵邂逅無訝
也子虚避席而謝坐已定胡相与論古人興亡疊〻不厭幅巾者噓欷
而言曰堯舜湯武古今希人凡後世狐媚受禪者籍焉以伐君
者名焉千載滔〻卒莫之救咄〻四君為賊嗃矣言業先王乃正色
而言曰悪是何言也有四君之罪処四君之時〻可無四君之罪而非四君之
時〻不可彼四君者也有死我顧籍之名之者賊也幅巾者拜手稽首謝
曰中心不平不自知言之過於憤也王曰辭億若在坐不須閑論他事月
白風清如此良宵何乃解歸袍賖酒於江村而来酒行王乃哽咽持杯謂
六人曰御和盡各言志以叙迷悵乎六人曰王用作謌臣和乃賡焉王歎
然止於悲心不自勝乃作謌曰江流涓〻兮無有窮我恨長兮無是同
生為千乘死作孤魂兮新是僞王帝乃陽尊六七五同兮魂庶有

托月夕何夕共上江樓波光月色使我心悲一曲悲歌天地悠々歌罷
六人各詠絶句一詩第一坐者耕彭也吟曰深恨才非可托孤如今国移君辱更猶艇悔不
俯仰慚天地當年早自盡第二坐者成三問也吟曰受命先朝罷荷躍臨危豈惜捐微躬可憐事去就義成仁
名猶烈父子同第三坐者何緯地也吟曰壯節吾為宿稷謀全吾草猶抱採薇心殘軀一下死何須説猶哭當年帝在忘
第四坐者李塏吟曰徽臣自有膽輪囷那忍偷生見亡論将死一詩言也善可能慚愧二心人第五坐者
柳誠源也吟曰哀々當年志何如死耳寧論身後計最是千秋誰洒血梟兵曾草賣功昏幅巾者乃搔首
南秋江也長吟曰風月山河異昔時新亭共作楚囚悲心驚與府肝腸裂憤功忠許淚垂栗里清風元亮宅首陽寒月伯夷亂
一笑篇野史堪傳後千載並為善惡師吟罷能涕々煙淒然泣下居吾何突入一箇雄々
偉士俞應孚也身長過人英勇絶倫面如重棗目若明星文山之義
仲子之操威風凜々令人起敬入謁王俞顧謂五人曰哀哉腐儒
不足成大事也遂拔劍起舞悲歌慷慨拜若巨鐘歌曰風蕭
々芳木落波寒々指長劍芳星斗擁千生全忠孝死作殺鬼芳

於懷何似一輪明月嗟不可尋憶始芳斎儒誰責諸人吟罷子
虚々々元来慷慨人也乃垂涙悲吟曰 往事憑誰問 荒山一土邱 恨深精衛死 魂断杜鵑啼
故国何年返 江魂此日遊 悲来歌数曲 残月荻花秋 歌未闋月黒雲悲風鳴雨泣疾雷
一彈皆然然而散子虚亦覺悟乎乃一夢也子虚之友晦月居
士聞之而慟之曰大抵自古以来主暗臣昏卒至顛覆者多矣
今現其主並賢明之君其六七臣者亦皆忠義之人也安有以
如此亦五輔如此亦君而若是惨酷者乎嗚呼勢使然耶然
乎不可不歸之於時勢而亦不可不歸之於天也歸之於天乎
福善禍淫非天道耶不可歸之於天乎冥然漠然此理難詳
宇宙茫々徒増志士之恨耳

戊辰仲秋晦月居士誌

金時習字悦卿号梅月堂 三歳能綴文五歳 世宗召致政院
以詩試之大奇之及 端宗遜位佯狂被緇放浪山水僧名雪岑 世祖

傳言呂之後果呂而至旋即逃去六臣謀復端宗而事覺皆死焉英
宗八年立六臣祠于露梁而奉之南秋江諱孝溫字伯恭作六臣傳

萬古悲涼意 長空一鳥過 寒烟鎖銅雀 秋草沒章華 咽咽唐吳遠 孫孫湯武多 月明湘水闊 愁聽竹枝歌 梅月堂

外

蓮贊 蓮芳々々 既通既直 不有君子 曷以比德 在泥不汚 在水不着 君子居之 何累之有 蓮之芳蓮之芳 請各之曰淨友

松竹雪月贊 松與竹 貞又勁 貞又勁 君子所敬 月與雪 明又潔 明又潔 君子所悅 涑有松 堦有竹 君子移之 在咫尺 夏不雪 晝不月 君子有之 無時節 右二首成三問

歲次戊寅冬白坡走草

素書序 宋張天覺

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傳子房也之
書世人以三畧爲是書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玉枕
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祕識不許傳不道不眼
不賢之人嗚呼其信之愼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

不得其人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世間
然其傳特黃石公之言而公之意豈可以言盡哉余竊嘗評天下之道
未嘗不為明用古之聖賢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
敘九疇傅說盡天道彖文王四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度理陰
陽孔子歎無言老聃建之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物生
乎身道德皆不逃乎吾之術而況於度數之間哉欺黃石公秦之
隱君子也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者豈
盡知其道哉凡子房之為子房僅能用其二三耳曰陰謀外泄
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祖王韓信矣高祖曰小怨不赦大怨無生
子房用之嘗勸高祖封雍齒矣高祖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
之嘗勸高祖罷封六國矣高祖曰設度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
道四皓定惠帝矣高祖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

傳旨召之後累召而至旋即逃去六臣謀復　端宗而事覺皆死焉英
宗八年立六臣祠于露梁而奉之南秋江諱孝溫字伯恭作六臣傳

万古悲凉意　寒烟鎖銅雀　咄咄唐吳远　月明湘水闊
長空一鳥過　秋草沒章華　彷彷湯武多　悲听竹枝歎　梅月堂

多

蓮賛
蓮芳之之　不有君子　在泥不污　君子居之　蓮之芳蓮之芳
既通既直　曷以比德　在水不着　何累之有　請名之曰淨友

松竹雪月賛
松与竹　貞又勁　月与雪　明又潔　涞有松
貞又勁　君子所敬　明又潔　君子所悦　堦有竹
君子移之　夏不雪　君子有之
在咫尺　晝不月　無時節　右三首成三問

歲次戊寅冬白坡走草

素書序　宋張天覺

黄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黄石公圯橋所傳子房也之
昔世人以三畧為是書傳之者誤也晋乱有盜發子房塚玉枕
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識不許傳不道不眼
不賢之人嗚呼其信慎列如此黄石公得子房而傳也之子房

不得其人而葬也後五百餘年而盗並獲也自是素書始傳於世間
然其得特黄石公書而公也意忠出三可以言益我寧切嘗許天下也道
未嘗不為羽用古也聖賢嘗益心烏克欽君昊天舜命七政禹
敘九疇傅說益天道彖六十四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也官度理陰
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也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万物生
乎身道德嘗不逃乎吾也術而況於度數也間我欲黄石公秦也
隱君子而知秦也將亡沃也將與呂此各授子房而子房者豈
益知其道我亢乎房也為子房僅能用其一二再者曰陰謀外泄
者敗乎房用也嘗劝高祖王韩信実者曰小怨不赦大怨無生
乎房用也嘗劝高祖封雍齒実者曰決策於不仁者陷子房用
也嘗劝高祖罷封六国実者曰設度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也
遣四皓定恵帝実者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也嘗擇留自

封矣書曰見己生恒將生惡見其跡祿避迹之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
松子遊矣嗟呼遺粕棄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侯帝矣況純而用之
深以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辭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
亮王猛房喬裴度雖號為賢相至先王之大道曾未足以知彷彿此
書所以不傳余得此書口誦其言心推其理所謂知之而好之因而明
之以俟後世能行者云爾

素書

第一原始章夫道德仁義禮者一体也（離而用之有五 合而渾之為一）道者人之所
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欲仁者人之所親
有慈惠惻隱之心遂其生成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夫欲為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

去就之理習居於道以待時若時而行可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
可能成絕世之功用之可行其知不明沒身而已舍之可藏用之可行以之而共道
足高名揭於後世△第二正道章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義異足以
得衆發威施朝廷高發號皆得衆也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義
表知足以決嫌疑孔朝逅佛骨而參乞施楚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守
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嫌而不苟免嫌一作難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
也△第三求人之志章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
禳過禳猶祈而去之貶酒闕色所以無污避嫌遠疑所以不誤博學切問
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脩身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
以不窮窮謂長於富窮於仁義非詐也親仁友直所以扶顛顛謂空言而善者不得友直近恕篤行
所以接人任材使能所以濟物癉惡斥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所
以不惑先揆後度所以應卒設變致權所以解結括囊順會所

以先知者撅々梗々所以立功（撅々有所扶而不可揺　梗々有所立而不可撓）孜々淑々所以保終第

四本德宗道章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愽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修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明莫明於体物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散（如秦皇漢武帝皇神仙之類也耳揺於拜口揺於味自莫溺則大皆精散也）病莫病於無常幽莫幽於貪鄙（天地之能長久以其有常人而无常豈不病乎）短莫短於苟得（未有苟得而能長也）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漢疑韓信而任之幾反唐疑李懐光而任之遂逆）敗莫敗於多私

第五遵義章　以明示下者闇有過不知者蔽迷而不反者惑以言取怨者禍（言而不行者權在人而禍在我）令與心乖者廢後令謬前者毀（心以出令々以行心号令不一心無信予毀棄也）怒而無威者犯好衆辱人者殃（文王不大拜而四国畏已殷紂名而亂人於有過之地所以取殃也）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所敬遠也德也爵也）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近色遠賢者昏女謁公行者乱私人以官者浮（識者不足勝名浮謂不治其事）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

實者耗 畧己而責人者不治 自厚而薄人者棄叛献 以過弃功者損

羣下外異者淪也（云） 既用不任者踈（用賢不任則失志也） 行賞吝色者沮（吝嗇微如項羽之印刓）

（而有吝也） 許多所与者怨（謂失其所望也） 既迎反拒者乖（劉章迎皇叔而反拒） 薄施厚望者

不報 貴而忘賤者不久 念舊惡而弃新功者凶（志天下者雖仇必用，其事雖怨必錄其功）

用人不得正者殆 強用人者不畜（曹操強用關雲長，終敢昭烈此不畜） 為人擇官者亂 失

其所強者弱（堯舜以德強，桀紂無德弱） 决策不仁者險 陰謀外泄者敗 厚斂薄

施者凋 戰士貧遊士富者衰 貨賂之行者濫 見善忽畧異聞惡

念舊者暴（暴求而生怨） 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也（濁） 牧人以德者集 繩人

以刑者散（先王以刑保德，而不專用刑也） 小功不賞而大功不立 小怨不赦而大怨必生

賞人服之罰不甘者叛 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 所讒而美聞

諫而仇者亡 能有其有者安 貪人之有者殘 △第六安禮章

（安而履之謂禮） 怨在不赦小過 患在不豫定謀 福在積善 禍在積惡

亂在賤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來貧在棄時
上無常操下多疑心輕上生罪侮下無親近臣不重遠臣輕之（唐堯之節）
（句踐之十年生聚李悝之盡地力秦之平準皆所以迎來淮南言去平準使如齐豪耳）自信不疑人明也自疑不信
人暗也枉士無正友曲上無直下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人者養
人厚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國將霸者士皆歸邦將危者賢
先避地薄者大物不生水淺者大魚不游樹禿者大禽不棲林踈者
大獸不居（此四者人淺則無所遁德國淺則無志矣之謂）山峭者崩澤滿者溢（此二者以明過
高過滿之禍也）棄玉取石者盲（有目不能別與無目同也）羊質虎皮者辱（有表无裏與無表同）
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見地者顛任重者屋壞輔弱者國
傾（才不勝任弱也）足寒傷心民怨傷國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衰
者民先弊根枯枝朽民困國殘（一本作根枯枝朽將民殘國殘）與覆車同
轍者輕與亡國同事者滅（秦武如秦始是矣幽厲同桀紂是耳）見已生者慎將生

惡見其跡者祿避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同行有
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其
神聖自然所鍾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
憂同志相得（舜之八凱）同仁相友（文王之太公閎夭）同愛相求（漢之平勃）
同惡相黨（紂之億万）同美相妬（美好才嫉之類）同智相謀（如蘇張也）同貴
相害（如張耳陳如）同利相忘（如通八部艾壁會）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
類相依同義相親（如舜之九官武王之十乱）同乱相濟同道相成同藝
相規（朋友切偲偲）同巧相勝（似巧惟財可也）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戴理
違釋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難從而
乱易行而治此則治身治家治国可也

素書序　終

庚氏元月下澣叔

愁城志

林自庸武作湖字製名脩字子順、此乃六臣之忠義作也

天君即位之初乃降衷之元年也曰仁曰義曰礼曰智各毓其端率職惟勤曰喜曰怒曰哀曰楽咸揔於中發皆中節曰視曰听曰動曰言倶毓於体制以四勿惟時天君高拱灵坮也心百体従令鳶飛之天魚躍之閑引而形容道体莫非其有晴洞之月暢聊之風莫非其勝不労舜琴五絃堯階三尺無慾庸之可縛無忿山之可摧四海之内熙不曰其君也哉越三年有一翁神清白貞古自号主人翁亦心身志无異乃上疏曰窃以危生於安乱仍於治故不吴之患无妄之災明君所慎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微不可不防漸不可不杜炳於未然者哲人之大観也狃於已安者庸人之陋見也夫昧哲人之観大而守庸人之見陋豈不危哉今君自謂已安已平矣而殊不知寸萌之千尋濫觴之滔天且根本未固而遽遊於翰墨之場文史之域日夜所覩

無過者陶泓毛穎輩四人而已又緊惡今古英雄使其憧憧來往於胸
臆之間如此和流作亂不能也聊君上勉從母表御以和平可以覩於無
所聽於無聲而庶免賦偷思予之刺矣無任悚惕之至天君悚覺
蹶然悉悵寤受而後不已意於信遊放狂長嘯主主人翁又來
諫曰主情切骨而義同休戚危難坐視其可恝然夫論今昔古先
補於存心歷鉛（墨也）揮翰（筆也）何足盡於養性四端之中萬慮用事
是非特論外物無窮及交交通賊乎慊悅矯元元甚非所以安靜
之道也然此固不可先而亦不可偏也比若一陽一陰曰風曰雨無非天地
之氣而乖序乎（即六氣失和也）為度失時乎為災可使陰陽靜風調雨若
正在度理之如何耳聊君上念參三（天地人也）之大位思品万之備哉
致中和而泰天地豈不大哉豈不美乎書曰無偏無頗王道平平
顧念慈（茲）在慈（茲）無怠無荒幸甚幸甚天君聽罷惘然引主人翁

坐於半酣處遂下詔曰朕汝春官仁度及亂秋及我先官宿
盍五官（五臟）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也）咸雜服言予受天明命而不能顧諟
致令有私久曠厥職或有不中規矩自以爲是激志高遠學
情浩蕩輒有勝翅之識（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豈各佩觹之刺（詩人譏其不當有而有之也）噫予一人有過無以汝私々有過在予一人幸天理未泯
不遠而復其各追勉更始以續永載（降衷之詔）無忝予畀負至念
曰俞哉遂改元曰復永元年秋八月天君與無極翁坐主一堂（敬字義也）
參究精微之餘忽七情中有哀公者來參監察官與採騷
官合疏曰伏以玉宇寥廓金風淒冷涼生井梧露滴叢篁蛩
吟草裏雁叫雲間寒葉落而有聲扇棄而無恩華潘岳
之鬢悵宋玉之悲正是長安片月催萬戶之砧聲玉關孤夢
減一圍之衣腰（唐时不信妾憶君但看腰帶緩）潯陽眼桑荻花濕衣白司馬之

青衫巫山最菊尼舟搖短杜工部之白髮況夜雨偏入长门
宮孤眺霜月只為鷰子樓一人（張建封妾夫死居燕子樓十年）楚之蘭香夢青
眠瑟々湘妃淚先斑竹萧々是不知愁因物愁物因愁之愁
而不知所以愁又焉知所以不愁也且不知見而愁也聽而愁也
宗不知其故也和但恭職司不敢隱諱陸少頻瀆天君覽了
便悠然不樂無極翁乃不辭而去天君為篤意馬周遊八極
歎致周穆王之故事被主人翁叩馬苦諫而駐於芊郵塘邊
有蕳縣人（瞽矇人也）来報曰近日瞽海波動泰山移来海中望見
山中有隱々人無慮千万此等変怪皆非尋常之嗟訝之間遙
望数人行彷而来着々漸近只是雨箇人那先行的人顔色憔悴
形容枯槁冠切雲帯長鋏芰荷衣椒之蘭珮着攢眉憂国之悲
眼滿思君之淚無乃痛恨王而恨上官者耶（屈原為上官大夫靳尚之所譖）尾来的

人神凝水面如冠玉楚之衣楚之冠楚之拜楚之眄莫是一生唯事楚之襄王者耶
珠俱来拜於君曰聞君高義特来相訪但天地雖寛而吾輩自不能
容焉今見君心地頗寛願借左邊一隅築城爰處不知君肯容接
否君乃斂衽愀然曰男兒然諾古今一也吾何惜尺寸之地而爲之靳
遂下詔曰任地未授監察官知道任他築城左邊公知道二人拜謝而
背海遁去了自是之後君思憶二人不能忘心脈長使出納官高眄於
辭更不管攝他事秋九月君親臨海上現出他築城只見万縷霓
氣乎豈悲雲前古忠臣義士及無辜逢殘之人零零落落來往
於其間中有秦太子扶蘇曾監築城故与蒙恬牽制於坑儒四
百餘人勿亟經始不日有成並爲城廻駭不煩於土石役何勞於
轉輸以爲大也乎所寄之處以爲小也乎所包之多若無而有不
形而形也挺泰山南直墮海地脈正自峨嵋崍碖碅石石落落悲恨

所聚故名之曰悲城々中有吊古臺々上有四門一曰忠義門一曰壯烈
門一曰無辜門一曰別離門於是天尽自毋田渡海間關四門御手吊
古臺上手時悲風颯々皆月淒々各門之人含冤抱憤一擁而入天居
慘然而憂命管城子把其万一管城子受命而退含淚而立先見忠
義門秋霜凜々烈日下臨爲首兩人一爲殉首於瓊宮之癸一則
剖心於炮烙之受非奄逸比干而誰中有黃屋左纛負顆侯高者
恐是紀將軍綸巾鶴氅手執白羽扇者豈非諸葛武侯雍齒
封侯曹丕稱帝義士之憤英雄之恨當復如何鴻門宴罷玉斗
如盾忠憤激烈至死不移者范亞父也騎赤兔馬提青龍刀綠袍
長須（鬚同）嬌々雄風一陷阿蒙之手恨不得手呑江東者關雲長也錦屏
山頹劍門失險並追先人之志同死亡國之日忠矣諸葛瞻父子西川
版籍已輸魏室不遂返背城之情痛哭祖翁之廟矣哉北地王夫婦

長嘯越石仵聞士雅憤志 越石劉琨字士雅祖逖字 而逝天地無情其後有張巡許
遠雷万春南霽雲之忠壯箇々義烈胡虜敬日列郡靡風雎陽城
中何多男子也指血不能動賀蘭而箭羽能没浮屠是何識貝
於石而不感於人也寃哉痛哉人有頑甚於石者乎 張巡許遠唐時人也巡使霽雲求救於賀蘭進明々々无出師之意饋霽雲以食雲嚙断一指出血曰雎陽之人不食已三日矣吾不忍獨食且雖食亦不下咽矣因慷慨泣下一座大驚然終不出軍霽雲出城時射寺前浮屠曰滅賊後必滅此賀蘭此矢所以誌也矢羽貫石而盡没云耳 岳武穆精忠旗偃空負背宋宗澤留守
過河拜残出師未捷天何默々 宋文帝書精忠二字作旗賜岳飛々將乾執其旗伏地云宋宗澤奏東京請帳復朝廷不從澤憤盡將死猶連拜過河者三臨終時杜詩出師未捷身先死之句云 衣帶有賛從容就死可憐文天祥 文天祥為元人所死見衣帶中有一賛孔曰就仁孟曰成義云 背負六尺進国偕亡哀哉陸秀夫最後有衣冠似
異於華制者即以一身任五百年綱常武舊坡務孝士府頸將軍五
六為群昂々而来 一身前朝舊鳥務孝士鄭万周府頸我頸死六臣俞孟二字也 此外悠々今古亡身循国就仁
成義者難以悉記次見壯烈門中二疾雷一拜陰風條々當先一人来白

馬騎屬鏤怒氣如浙江急潮乃是生前忠孝伍子胥更有氣作
長虹死酬知己按八尺匕首吟壯士之歌者荊卿也西楚伯王以烏騅一
騎横行天下八年干戈分斷烏江之波淮陰男子感解衣之恩連
百万之衆戰勝攻取而身者乃藏竟死兒女之手可惜孫伯符鑠
人孫小伯王雄據江東欲視天下而落愧庸人之毀遺恨東流哀哉
符堅以雄師百万銳意投鞭而心驚八公之草木卒遺春歸之患（慕容垂恭之花）
（符堅卒為慕容所杀）嗚呼當英雄蜂起之秋成乃帝王敗則盜賊若騎牛讀
沃昏者亦一時豪傑也仙李春合一瞬之外都是長恍封豕（沃李密以沃昏掛牛角而）
（讀仙李李唐也封豕封犬也）李克用以沙陀之種心存王室志功殘除而朱温御宇悒
〻而卒其餘雄多未遂功業墮虛而亦不可以成敗論者不可去歸
但门外有兩人趦趄不敢入羽對江下一人乃沃別將李陵也曾以
半方步卒推四十万虜騎勢窮降虜 將欲有為而沃滅其族陵

不得歸李陵之心雖降故仕單于後故決也一人乃晉荊楊都督桓溫也乎乘此之歎

似若有英雄之志而遺臭之言九錫之請何其甚不至之心桓溫此征無將

佐非乎乘此時中原數使神州陸沉百年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云云降將軍反都督何為於此也是乃英

雄之進悔乎次見是孝門中雲秋霧慘雨冷風淒無救究情武

貴武賤武孝武明聚而來有四十万為屯而至者長平趙卒也看

三十万為屯而脱頭將軍為首新安秦卒也善白起元來秦將

軍故依旧為師高陽酒徒酈食其也隱三寸舌下七十餘城了勞踐是

死鼻鑊戾園俞星戾太子也太子星在帝星之前故云云耳憤趙虜之姙犯江充當笞之死

湖上高全雲思望思之涙而已酒后耳執樹無而歌何預於世而至

於腰斬慘哉通乎候楊惲況邀濁楊清孝無済々何害於時而血

於鹿死慘哉花盡情諸人丑李敬業駱賓王憤不顧身謀復故

主通天之武世貴君之忠而事誤猶軀神乎鬼乎此何人辜唐武后孫帝李敬業駱賓

（王共乱兵討之戰敗而皆死）烏嘻ゝ悲哉士君子一身失職而已死何憾焉此中恨同古乎
憤功迷明昔ゝ哀ゝ不忍言ゝゝ者各王客不叫覇帝死於江中
移国赤足乱死邦忍恚玉之淚不失烈ゝ士之恨有泡管城子乎
此而心乱㊀左不能一ゝ條列況見別離门中斜陽百草去ゝ来ゝ
生離死别黯然消魂最可恨者沃家天子御戎無策出王昭君
明徒遠嫁沃宮人胡志妾薄命爲何琵琶絃鴻鵠歌遺恨乎
閨留青塚之鏡邊鴻斷古国之信蘇子卿着手海上十年持節
白首言旋武陵秋雨丁令威化鶴雲中千載故家物是人非塚上孤
月誰仙乩有殊而别意一也（令威化仙故家作詩曰有鳥ゝゝ丁令威化鶴千載今始做何不多仙塚累ゝ人民城郭嘆郭非云）
竹宮烟中不言不咲斷腸秋風之客馬嵬坡下玉碎花殘傷心避月
之郎（明皇避暑月宮）乃有生長深閨嫁與燕兒山三料重功名輕别離負白
羽征青海夏之日冬之夜余美妹已誰其処愁鎖玉翹恨碎花容

寒梅雖折驛使難逢錦字已成琴高多便（琴高人名乘鯉魚而昇天故云）青娥捲
簾々打起蒼鶯音已又有君王一寵歇久閉長信（漢武帝々府皇后居長信宮后以千金買相如長門賦）
（賦之帝覧而感悟返后还宮云）遠別雖多奈何近別雖當若為空階苔長玉輦
不来半窓螢度金殿多人寄色買賦之金徒至陀空々腸之色而已
悶々哉香魂夜逝錮老氣愁々帳之虞姫也甘心死而不生雖金谷之
緑珠也萋々芳草恨王孫之不放杳々飛雲起孝子之遊思（狄仁傑事見普）
誠朋友義切雲樹相思鶺鴒情苦潁雷相望（蘇軾與轍各居潁雷二州相望眼空々）管城
子淚乾頭禿勢雖備旨乃嘆人生足別離之句欲避之於天上亦遇
牽牛織女而返城外有一人執管賦子曰子何退古而遺乃默鬼之唐
而蔑仍人也我乃當時之人豪有詩一章早攬見鴉之乃高解浪游
曰若人呈孫奇男子十五年前通六韜老生古匣留未試目經閑何
社氣高中年好讀孔氏書高来※恥非温飽牛歌不入齊王耳（指甯戚也）

鬢上光陰昏又爲管城閲遺詩恍然而雋并將四門膘膀陳於天君
前君總〻一覧愁不自勝垂手問異盡〻經歩二年春三月主人翁落
曰青陽換歩万物咸新凡在草木尚自欣〻今君稟最灵之性有
至大之氣而迫於悲城久不安処此之非可謂疎濶者乎但此愁城
髓眼之固以雖卒拔窃聞杏花村邊一將軍乃聖人之老魚
猛虎之氣汪〻若千頃波未可量也其派係出穀城麯也麴生之子
名襄同釀字太和深有乃父之風味並先曾居東有隣或与兩阮
総列爲竹林之遊者或有以白衣訪元亮於潯陽者李白以金龜
爲質卒身爲死生之友其後即以賣爵嗌事小累清名而亦非
其本心也今衰但尚清虛好浮〻戒於清濁無〻失多近婦人然
折衝樽俎之伏願取其所長明君用人之方願君早辟厚予幣
致之座上尊之爵之公手愁城而迴醇古不雜也謹奏以聞君上

天君答曰予性不德只能從諫如流麴將軍適獲之事悉委
主人翁勉哉翁曰孔方與彼有素亦可以致之君乃招孔方曰汝往哉善
為我辭焉以副如渇之望孔方領命與其徒百文扶耿而經〻通訪水村山
郭都不見了但有牧童騎牛荷簑而來孔方問曰將軍麴襄
見居何處牧童咲曰此去不遠只在星中郎指緑楊村裏紅杏壚
頭孔方乃緣芳草溪邊一条細路而去行到垌頭果然青旗影
下携當壚美人而坐見孔方來以白眼待之曰勞兄遠訪何以相酬孔
方責之曰欲使金貂來換耶欲以西涼蒲萄酒也相要耶何輕視我也復形
之君適於愁城聞將軍之高義以除世不平之事為己任將多望將
軍而欲攝敵矢之命以孔方將軍世々通家故特使相邀何無亂若是
手褰乃藏白閒青遂作棊導邊投壺之戲曰有愁無愁惟我在乃
着千金裘騎五花馬起兵同瓶而來援到雷同醋州時三月十五日也天君乃

遣毛穎往嵩曰不遺狐(沽也)持兵(瓶也)来到喜倒之心郁可斗哉如卿大器方
托喉舌姑拝(盃也)卿為雍(甕也)兵(瓶也)雷(罍也)三州大都督駈愁大将軍閫以留寘、
人斟之酒以外将軍主之進退斟酌傾兵(瓶也)而討今進中眉郎毛穎一
以喩予意一以留身将軍作掌眉記知悉太神即使毛穎修謝表
以上曰復永二年三月日　雍立兵雷三州大都督駈愁大将軍麹糵惶恐
百拝恐切以襄辟穀録情長保壷中之日月治乱待聖遂有酌含之
應露滴揺躬自傷量多臬澄伏念襄穀城之雍潛陵之流王謝明
擅風流於江左総列乃趣寄閑情於竹林半世行装雖是琉璃鍾、
鸚鵡盃百年交契只有習家池高陽徒只縁礼法之弟眉久作江
湖之漫浪何無不我遐棄乃曰含角專征顧此狂生何堪大爵兹盖
伏遇用矣無方攻愁有敵許亟時一中之不疑於用謂亟摂衆口
角犄斷於心遂令庸才得容海量敢不勉酒清烈益播芳菲杯

酒釋兵權從不過趙普之策叙月中截万甲庶可效什淹之威天君覽表
大悅即拜歸州力士為迎敵將軍兼都督節制使是日也日合烟生風
輕鶯語羽檄交飛臨笛催興將軍遂呼糟邱坑命朱壺侯列
章曰軍全至叩甬其章之名使有侍旺之驕將名使有淹之酒之
老兵一伐六伐七伐南征西征東征於是軍中甬々名敢臨嚀進
退有序攻戰有法陣形效六花法而此又像荼花蓋昔李靖伐高
麗以山陝崎嶇不得布八陣故代六花陣此其制也將軍乘玉舟滑
酒池得勝誓曰囊不能盡愁城而復將者有如此水乃泊於海口
即喚章告記毛穎立城檄文檄曰日月日雍丘雷三州大都督驅愁
大將軍移檄于愁城道孫天地之光過客光陰之中彭殤彭祖生八百岁
殤子生三日死也同歹亢楚之一轍亢十国楚大国也一說亢人一足楚人兩足也生而愁恨尚不及髑髏之樂
豈不哀哉雖甬愁城為患矣久偏尋放逐思歸烈士騰人易滿鏡中

之顏先需髯導之髮不可使蔓延雜丞也今我受天君之命統兵
豐之兵先鋒騎卅力士佐幕府合浦蟹螯陣諸葛亾陣列風雨
噴伯王勇冠今古若兒戲耳安能當乎況我〻隆獅醒乎足介意
檄文到日早豎降旗使出納官厲聲讀檄聞於城中〻滿城〻
人皆有降心而御屈乎不屈被髮而走不知其處將軍自海口如建
瓴而攻下勢如破竹不日而城門自開不戰而城中已降將軍乃巡
到城上耀武揚威戟徽而圍於外武聚而陣於內勢若潮生海
國雨撓江城天君坐吳始望見霑滴露捷惠風遲日向之悲心者懽
若者樂愁者忘恨者消憤者洩怨者喜悒〻者怡〻盡〻者欣〻
呻吟者謳歌扼腕者蹈舞伯倫阮籍字也頌其德嗣宗澆其胷陶明
葛巾素琴眄庭柯而怡顏李白接䍦錦袍飛羽觴而醉月玉
山身也將顏時已東飾花氣眼前月入帳中將軍使佳人奏罷陣樂

而汝師天君大悦即招管城子下教曰予多恩於卿而卿推赤心盡予腹中卿實有德於予〻將何酬卿之功乎一拜〻〻復一拜盡也徒增赧顔今乃築城於愁城旧址為卿湯沐邑其都督三州事如古又封於歡加以三杯之爵為歡伯將軍兼黒甜卿都巡察使賜以秬鬯一卣寵以前後鼓吹卿其勿辞案識知悉

愁城志終 歲在庚戌新元貳拾陸日 納爽齋

丁香傳 江都録附後評 南漢日紀 鏡水表 西幸記事 南漢事紀跋 元生子虚傳 梅月居士誌 蓮賛 松竹雪月賛

素書附序 愁城志 九十二篇目録 任震祿